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

神鬼部一

神上 上五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神者變化之極

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神也故不疾而

速不行而至

毛詩嵩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禮記孔子閒居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

中庸曰鬼神之為德也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

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成祭祀洋洋

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格未也矧况也射厭也言神之來其形象

祭法曰山林川澤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

又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

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

死也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

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

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又樂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聖人之精氣謂之神賢智之精氣謂之鬼

左傳曰莊公有神降于莘惠王問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

曰國之將興神明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

惠王言抄本另提行

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

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

往聞號請問神曰號必亡矣虐於民而聽於神神居莘號

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號其亡乎

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也聰明正直而一者

也依人而行號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涼薄也為僖二年晉滅下陽傳

又宣王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

物百物為之備使民趨神效故民於川澤山林不逢不若

螭魅罔兩莫能逢之

又昭元曰晉侯有疾鄭伯知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

問世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敢問此何神

六經印卷

也

子產曰昔高辛氏有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

不相能也日尋于戈遷實沈于大申主參由是觀之則實

沈<sup>也</sup>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

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

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

又昭三曰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敢言對

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

不時怨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凋

盡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

論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

神謂鬼神之事

又曰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鬼神難明語之無益

家語曰不食者不死而神

國語曰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色虎爪執鉞立於西河

之下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于爾門公拜稽

首覺召使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葦收也天之刑神也

天示君戒公使囚之且故使國人賀夢鄭公孫僑告其族

曰衆謂號不久吾乃今知之

又曰有神降於莘<sup>王</sup>問內史過曰是何故對曰昔夏之興

祝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禱杙次

於巫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鷲鳴於岐山其哀

也杜伯射王於鄗今則丹朱之神也號其亡也

賈逵言祝融回祿火之神也禱祭也

又曰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莊公公曰余不愛衣食  
於民不愛牲土於神對曰夫惠大本而後民歸之志民和而  
後神降之福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不敢民弗歸  
也獨恭不優神弗福也

又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降化為二龍以同於王庭而望  
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  
其祭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其祭在牘而藏  
之

又曰古者民神不雜謂司民司神之官俗異民之精爽不携貳者而又能齊肅裏  
正其志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達遠宜朗其明能視照之其  
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

河圖曰東方蒼帝神名靈威仰精為青龍南方赤帝神名  
赤熛怒精為朱鳥中央黃帝神名含樞紐精為麒麟西方  
白帝神名白招矩精為白虎北方黑帝神名叶光紀精為  
玄武

龍魚圖河曰天歲星主德慶其精下為大社之神天太白  
星主兵凶其精下為雨師之神天熒惑星主司非其精下  
為風伯之神天辰星主氣司災其精下為先農之神天鎮  
星主得土之慶其精下為靈星之神

又曰東方太山君神姓圓名常龍南方衡山君神姓丹  
名靈峙西方華山君神姓浩名齋狩北方恒山君神姓登名  
僧中央嵩山君神軍壽名逸群呼之令人不病東方太山

將軍姓唐名臣南方霍山將姓朱名丹西岳華陰將軍  
姓鄒名尚北岳恒山將軍姓莫名惠中岳嵩高山將軍姓  
石名玄恒存之却百邪東海君姓馮名脩青夫人姓朱名  
隱娥南海君姓視名赤夫人姓翳名逸寥西海君姓勾大  
名丘百夫人姓靈名素簡北海君姓禹名帳里夫人姓結  
名連趙河伯公名子夫人姓馮名夷君有四海河神明並  
可請之呼之却鬼氣

又曰髮神名壽長耳神名嬌女目神名珠映鼻神名勇盧  
齒神名丹朱夜卧呼之有患亦便呼之九過惡鬼自却  
史記曰趙襄子為智伯所敗走奔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  
澤見三神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行三

節也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無邱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  
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無邱余霍太山之陽侯  
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城智氏汝亦立我百邑余  
將賜汝林胡之地襄子再拜受如三神之令果以丙戌城  
智氏。

又曰始皇帝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  
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禱祠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  
而善人可至

又曰始皇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  
風幾不得渡上問卜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堯女舜  
之妻也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

緒其山上

漢書曰高祖夜過徑澤中有大蛇當徑乃前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見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為見殺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赤帝子斬之因忽不見

又曰張良嘗遊下邳圯上有老父至良所直墮其履於道下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因取之父笑曰而去良殊大驚父去里餘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良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後五日復會早來良半夜往有項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當為王者師矣後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

投城下石右既去視其書即太公兵法也

又郊祀志曰秦文公九年獲若石云于陳蒼北阪城祠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嘗以夜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若雉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

又曰始皇遊海上竹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八神一曰天主二曰地主三曰兵主四曰陰主五曰陽主六曰日主七曰月主八曰四時主

又曰武帝初即位禋敬鬼神之祀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庠氏館神君者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祠之其室平原君亦往祠之其後子孫以尊顯

平原君武帝外祖母

又曰毫人繆忌奉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謂青帝靈

又曰遊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鬼而下之上召置之甘泉

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痾少瘡強與我

會甘泉於是上病瘡遂起幸甘泉病良以大赦置壽宮神

君神君最貴者曰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

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吾等時去時來則風肅然居室唯

中時晝言然嘗以夜天子移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關飲食

所欲言行下有置壽宮比官恨羽旗設共具以禮神君所

言上使受書其名曰晝法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

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

又曰公孫卿言見神人于東萊山若云故見天子天子於

是幸侯氏城拜鄉為中大夫遂至宿留之數日無所見

天人迹云

又曰祠神人於交門官若有鄉坐拜者或言益祠有神景

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

之

又曰穀永說成帝曰昔周使史萇弘欲以鬼神之神術輔道

靈王會朝諸侯而周愈微諸侯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

神欲以獲福助却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

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遺徐福韓終之屬多賣童兒童

女人海求神採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

漢書曰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



因感鬼神事而問鬼之神本誼具道所以言之然至夜半帝前文席焉

後漢書曰光武渡呼沱河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傍指曰努力信都郡為長安守光武即馳赴之

又曰何敞祖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為汝陰縣獄吏決曹操平活數千人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天大陰而比干在家日中夢見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竟而門有老姬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露漬雨止遂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賜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

曰子孫佩印綬者如此筭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從平陵代為名族

又曰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嘗臘日晨炊見竈神雜五行書云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嘗臘日晨炊見竈神形見子方從陰子方知其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後暴至

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嘗言我子孫必將強大至孫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又曰班超至於寘黃廣德禮意甚踈且其信俗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駟馬急求取以祀我廣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斬其首以送廣德

吳志曰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一婢名績紡遣中書郎李崇質輔國將軍羅陽縣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所歷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聞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為立第舍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猛北海人少貧賤嘗至洛陽貨畚有人於市買其畚而云無值家近在此可隨我取利猛隨去行不覺遠而忽至深山中此人北猛且住樹下當先啓道來須臾猛進見一公踞床頭鬚采首侍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馬公可進猛因拜老公曰王公何緣拜耶十倍償畚值遣人送猛出既顧視乃嵩山也

晉書曰符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至壽春望八公山草木皆類人形若有力焉

後魏書曰初聖武皇帝嘗率數萬騎田於山澤歛見輜車自天而下既至見美人侍衛甚盛帝異而問之對曰我天帝女受命相遇隨同寢宿且請還曰明年周時復會此言終而別去如風雨及周歲前所由處果復相見人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養視之子孫相承當世為帝語訖而去子即世祖也

又曰段暉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

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勅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吊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為好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

前空三行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一

據宋板舊抄本校計八頁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二

神鬼部二

神下

上空五

北齊書曰神武以高昂為雲南道大都督徑趣商洛昂渡河祭河伯曰伯水中之神高歡曹地上之虎

齊書曰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先經為縣令死遂發靈周山圖啓乞加神位輔國將軍上曰是狗肉便了事如何階級

齊書曰安人為吳興太守郡有頃羽神護郡聽事太守到郡必瀆祀以軛下牛安人奉佛法不與神牛者復上聽事又於上設八關齋俄而牛死安人尋卒世以神為崇

安上抄本空一格

梁書曰王神念為青州刺史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出淫祠時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神念至便令揮撤神影壞屋舍坐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入海水時陰子春為東莞太守夢人通名詣子春云有人見苦被壞舍宅既無所託欽君厚德欲懋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而驚以為前所夢神因辨牲醑請召安致一處數日復夢一朱衣人相聞辭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子春心喜共事彌勤經月餘魏欲龍胸山間滕前知子春設人摧破之授南青州刺史

又曰蕭猷封臨汝侯為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酌祀盡懼極醉神亦有酒色祈禱必從後為

益州刺史時江陽人濟苟兒及猷乃之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曛騎舉稍曰後人來可令之病馬歛又曰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為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當此時廟中請祈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士偶皆泥濕如汗者是日猷大破苟兒

唐書曰高祖義師次靈石縣隋將宋老僧屯霍邑以拒義師會霖雨積旬餽運不繼有白衣老父詣軍門曰余為霍山神使謁唐冀帝曰八月兩止路出霍邑東南吳當濟師高祖曰此人不欺趙無恤豈負我哉

又曰初薛延陀之將敗也有一客乞食於主人主引入帳

令妻具饌其妻顧視客乃狼頭人也妻告隣人共視之狼頭人巴食主人而去相與逐之止鬱督軍山見二人追者告其故二人曰我則神人也薛延陀當滅我來取之追者俱而退走延陀竟敗於鬱督軍山

老子曰神得一以靈神無依靈將空歇

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管子曰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闕然止瞠然視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視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衆人

大惑豈有人君此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而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示前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贅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步其深至祛已涉其大濟桓公坐拜管仲之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罪父矣

墨子曰鄭繆公處平廟有神入門身烏素服曰帝嚳汝明德使錫汝壽十年有九公曰敢問神明爲何曰爲勾芒韓子曰齊人謂齊王曰河伯水神也王不識與之遇乎請使王遇之乃爲壇塲于大水之上而與王立焉有間大魚動因曰比河伯也

隋巢子曰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后受之大神降而富也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四方歸之闢地以王

山海經曰豐山有神耕父處之常游請冷之淵出入有光

又曰崑崙山神貌若虎身長九首人面

又曰西北海外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身丈千里其

眼乃晦其視乃明雨風是謂是燭九陰是謂燭龍

詩云神昏曰天不是西無陰陽消息故有龍衛之精天門中

又曰蚩尤作兵犯黃帝乃令應龍公於冀州之野蚩尤請

風伯所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鬼止雨遂殺蚩尤鬼不

得復上故所居不雨

黃庭內經曰至道不犯决存真泥九百節皆有神髮神蒼

華字太元腦神精根字泥九眼神明上字英玄鼻神王龍

字靈堅耳神空閑字幽田舌神通金字正倫齒神解鋒字

羅干一而之神宗泥九

又曰心神丹元字守靈牙神皓華字虛成肝神龍煙字含

明腎神玄冥字育嬰脾神嘗在字竟停膽神龍曜字威明

皆在心內運天經晝夜存之自長生

太公金匱曰武王都洛貞未成陰寒雨雪十餘日深丈餘

甲子旦有五丈夫乘車馬從兩騎止王門外欲謁武王武

王將不出見太公曰不可雪深丈餘而車騎無跡恐是聖

人太公乃持一甌粥開門而進五車騎曰王在內未有出

意時天寒故進熟粥以禦寒未知長幼從何起兩騎曰先

進南海君次東海君次西海君次北海君次河伯兩師粥

小注卷上抄本

既畢使者具告太公太公謂武王曰前可見矣五車兩騎  
四海之神與河伯雨師耳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  
勾芒北海之神曰玄冥西海之神曰蓐收請使謁者各以  
其名召之武王乃於殿上謁者於殿下門外引祝融進  
五神皆驚用視而歎祝融申武王曰天陰乃遠來何以教  
之皆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願勅風伯雨師各使奉其  
職

風俗通曰共工之子好遠遊死為社神

又曰秦昭王伐蜀令李冰為守江水有神歲取童女二人  
為婦主者自出錢百萬以行聘冰曰不須吾自有女到時  
裝飾其女當以沉江冰徑上坐舉酒酌曰今得傳九族江

君天神當見尊顏相為進酒冰先投杯但澹淡不耗麴聲  
曰江將與當相伐耳拔劍忽然不見良丸有蒼牛鬪於  
岸有頃冰還謂官屬令相助曰南向要中正白世伐綬也  
還復對闔主薄刺殺其北面者江神死後無復患

博物志曰太公望為灌壇令文王夢見婦人當道哭問其  
故曰吾太山之神婦嫁為西海婦灌壇令當吾道不放以  
疾風暴雨過也夢覺召太公三日果疾風暴雨

三齊畧記曰始皇作石橋欲通過海曰觀日出處于時有神人

能驅石下海感陽一山石盡起若九嶷之類狀亦相隨而  
行去石去不速神人輒鞭之皆流血石莫不赤至今猶  
爾又云始皇於海中作石橋海神為之駭柱始呈感其惠

求與相見海神谷云後與之約其圖我乃從石塘三十  
里相見左右巧人以脚畫其狀登牙衣神怒曰帝負我約速去始  
皇轉東海度朔山上亡桃樹下簡閱百鬼鬼道理妄與人  
神荼與鬱壘縛以蘆索執以石虎

幽明錄曰阮瞻常著無鬼論而一鬼通性姓名作客詣之寒  
温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辨與言良久及鬼神事乃作色  
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  
變為異形須臾便滅阮嘿然人惡之年餘卒

又曰王輔嗣注易輒笑鄭玄為儒云老奴無意于時夜分  
忽聞外閣有著履聲須臾進白云鄭玄責之曰君年少何  
以輒穿墜文句而妄譏詆老子也極有忿色言竟便退輔

嗣心生畏惡經少時遇厲病而卒

又曰阮德如常於廁見一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着皂單  
衣平上憤去之咫尺德如心安定徐笑語之曰人言鬼可  
憎果然鬼即赧愧而退

又曰晉世王彪之年少未官嘗獨坐齋前有竹忽聞大歎  
聲彪之惕然性似其母因往着之見母衣服如昔彪之跪  
拜歎歎母曰汝方有奇厄自今已去當見一白狗若能東  
行出千里三年然後可得免災忽不復見彪之悲悵達且  
既明獨見一白狗恒隨行止便經營行裝將往會稽及出  
千里外三年乃歸齋中復聞前聲往見母如先謂曰能用  
吾言故來慶汝汝自今已後年踰八十位列台司後皆如



毋言

又曰殷仲宗以隆安初入蜀為毛瓊參軍至涪陵郡暮宿在亭屋中忽有一鬼體上皆毛於牕櫺中執仲宗臂牽仲宗大呼左右來救之鬼乃去

又曰河南楊起字聖卿少時病瘧逃於社中得素書一卷讀効百鬼法所効輒効為日南太守母至厠上見鬼頭長甚度索君曰昔廬山共食白李未久已三十年日月易得使人悵然去後度索君曰此南海君也

搜神記曰蔣子文者廣陵人也嗜酒好色常自謂已骨青死當為神漢末為株陵尉逐賊至於鍾山之下賊擊傷頭額解綬以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吏見乎文故

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文曰我當為此主神也為吾立祠不尔使蟲入耳為災吳主謂為妖言後累有蟲入人耳皆死醫不能治又云不祠我將有大火是歲數有火災吳主患之封為中都侯加印綬立廟改鍾山為蔣山以表其靈

幽明錄曰晉孝武帝於殿北窓下清暑忽見一人著白夾黃練單衣舉身沾濕自稱華林池中水神名曰淋泔君也若善見待當相福祐時帝飲已醉取常所佩刀擲之刀空過無碍神念曰不以佳事垂接當令知所以居少時而暴崩皆呼此靈為禍也

列異傳曰費表房能使臣候東海君見葛陂君淫其夫人

於是房勅繫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東海見其請雨乃  
勅葛陂君出之即大雨

異苑曰陶侃如廁見數十人悉持大杖有一人單衣平幘  
自稱後帝云君長者故出相見二載說富貴莫可言侃起  
逐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當有穢處

世說曰吳興徐長夙與鮑南海有神明之交欲授以祕術  
先謂徐宜有約誓徐誓以不仕於是受錄常見八大神在  
側能知來見往才識日異縣鄉翕然有美談欲用為縣主  
簿徐心悅之入神一朝不見七人余一人倨傲不如常徐  
問其故荅云君遠誓不復相為使身一人留衛錄耳徐乃  
還錄遂退

逐上抄本空  
一格

宋玉神女賦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  
唐之事其夜玉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其異之明日以  
白王王曰其狀若何曰浦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見  
一婦人甚奇異王曰其狀如何玉曰茂矣美矣諸好脩矣  
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不可勝讚其始來也爛若自初出照  
屋梁其少進也皓若月明舒其光瀟更之間美貌橫生其  
盛飾也則羅統綺績燦爛文章王曰若此試為寡人賦之  
王符論曰今婦人不脩中饋休其蚕織而起學巫祝鼓舞  
事神以欺誣細人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  
憤易為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增重禍崇崇至於死  
亡而不知巫所則誣反恨事神之晚

陳思王洛神賦曰觀一人麗于岩之畔乃授御者而告之  
曰尔有親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艷也御者對曰臣  
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則君王所見無乃是乎其狀若何  
臣願聞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宛若遊龍笑耀秋菊華茂  
春松彷彿鬢兮若輕雲之蔽月飄揚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  
望之皓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綠波余情  
悅其淑美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欣託微波而通辭  
願誠素之先達解玉佩之以要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二

據宋板舊抄本校計七頁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三

鬼神部三

鬼神

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

又曰睽孤見豕負塗戴鬼一車

見鬼盈車叶可怪也

左傳莊公曰齊侯田于具<sup>見大</sup>兵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  
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

履

又僖公曰晉侯改葬恭太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  
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  
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

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之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  
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  
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斃於韓

又文公曰有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  
宗伯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君子以爲失  
禮

又宣公曰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是必滅若敖氏  
矣及將死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乎

又宣公曰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顛曰必嫁是  
疾顛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顛嫁之及輔氏之役顛見老人  
結草以亢社回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

婦人之父也爾從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又成公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  
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

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巫言如夢

又昭公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  
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本走群望有加而無廖今夢黃  
熊入於寢門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  
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  
未之祀也乎宣子祀夏郊晉侯有間

又昭公曰鄭人相驚以伯有至矣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  
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

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泄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

又哀上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杜宮而謀亡曹曹叔

請待公孫疆為政必去之

又哀下曰衛侯夢子北宮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

謀曰登此崑吾之虛綿綿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

論語曰樊遲問知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敬鬼神而不瀆

齊雅曰鬼之為言歸也

史記始皇本紀曰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野道有人持

壁渡使者曰為吾遺滄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

其故忽不見遂乃置其壁去使者奉壁具以聞始皇默然

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是也

漢書郊祀志曰既城兩粵人虜之乃言粵人俗鬼而其祠

皆見鬼數有郊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

衰耗廼命粵巫立粵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

漢書曰田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呼服謝罪上使視死

者瞻之曰魏侯與淮天共守宮欲殺之竟死

後漢書曰第五倫為會稽太守俗好淫祀人常以牛祭神

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

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

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

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

死先為牛鳴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按論之後遂斷絕

又曰宋均為辰陽長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為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

又曰劉根有神術太守史祈以為妖乃執而數之日若有神可顧一驗根曰頗能使惡乃坐顧右嘯祈之亡父近親

數十皆友縛在祈前向根即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死叱祈曰汝子孫不能光榮先祖而辱如此何不叩頭謝之祈

哀驚悲泣頓首請罪根默然忽去不知所之

王隱晉書曰鎮南劉弘以故刺史王毅子衡陽太守矩為廣州矩至長沙見一人長大著布單衣持自奏在岸上矩

省奏云京兆杜靈之仍入船共語稱叙稀闊矩問君京兆

人何時發來答曰朝發矩恠問京兆去此數千里那得朝

發今到杜答京兆去北乃數萬何止數千乎

晉書曰鄒湛字潤甫嘗見一人自稱甄仲舒餘無所言如

此非一父之乃悟曰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有死人甄仲

舒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歛葬葬畢遂夢

此人來謝

又曰蘇韶字孝先安平人仕至中牟令卒韶伯父第九子

節在市上晝日韶自外入乘馬黃疏單衣白襪絲履憑節

車轅節謂兄弟曰中牟在此兄弟皆愕視無所見問韶君

何由來韶曰吾欲改葬即求去數日又來兄弟遂與韶坐

節曰若不改葬別自勅兒韶曰吾將爲書節授筆韶不肯  
曰死者書與生者異爲節作其字像胡書也乃笑喚節爲  
書曰昔魏武侯浮於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河  
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吾性愛好京洛每往來出入瞻視  
却山樂哉萬世之基也北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濟  
濟之盛此志雖未言銘之於心矣不圖奄流所懷未果前  
去十月便速改葬賈數畝地便足矣節延韶入室設坐祀  
之不肯坐又無所饗謂韶曰中牟平生好酒可少飲韶手  
執盃飲盡曰佳酒也節視盃空旣去盃酒乃如故前後三  
十餘來兄弟狎翫節間所疑韶言天上及地下事亦不能  
悉知也顏淵卜商今見在爲脩文郎凡有八人鬼之聖者

吳成賢吳者季子節問死何如生韶曰無異耳死者虛生  
者實此其異也節曰死者何不歸屍骸韶曰譬如斷卿一  
臂以投地就剝則之於卿有患乎死之去屍骸如此也節  
曰厚葬美墳死者樂乎韶曰無在也節曰若無在何改葬  
韶曰令我誠無所在但欲述生時意耳韶欲去晉之閉門  
下鎖鑰韶爲之少住韶與節見門閉韶已去矣韶與節別  
曰吾今見爲脩文郎官職不暇得來也節執手乃別自  
是遂絕

續晉陽春秋曰襄陽羅友在桓溫府屢以貧乞祿溫以其  
誕肆許而不用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爲坐別友亦被命至  
尤晚溫問之曰出門於中路遇見一鬼謂余曰見汝送人

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友始怖終慙不覺淹緩温笑而用之  
晉書曰周訪宿宮亭湖廟晨起如廁見一老父訪執之化  
為雄鴨

晉陽春秋曰符堅未敗表安市鬼夜哭一月止  
前趙錄曰麟嘉二年螽斯則百堂災自此鬼哭二官夜夜  
不絕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魏豹字叔虎范陽人也遷中  
山太守所在有治名豹嬖妾先死豹後守于廩丘南妾形  
見與豹言翌日而卒

後魏書曰先是河邊人夢神曰爾朱家欲渡河用爾作  
灑波津令為之水縮脉月餘夢者石及北至有行人自言

知水淺深以草往插而導焉忽失所在兆遂策馬涉渡

宋書曰劉伯龍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武陵太守

貧窶尤甚當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不忽見一鬼

在傍撫掌大笑伯龍嘆曰貧窶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也

遂止

梁書曰范雲嘗與梁武同宿顧高之舍妻方產鬼在外曰

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是盡心推

事老子曰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

人其鬼非無精神也邪  
不入正不能傷自然

莊子曰齊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  
仲父有何見對曰臣無所見也公反誤詒為疾數日不出



齊士有王子敖者告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瀆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者身當心則為病耳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沉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壞雷霆處之水有罔家有萃山有野有徬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若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首而立見之者其殆乎霸桓公駭然而笑曰寡人之所見者也

墨子曰周宣王殺杜伯不以罪故宣王田於圃見杜伯執弓矢射宜王伏弓衣而死

臣氏春秋曰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姪

所據各本姓姪字多互出已注於七百二十四條下方此依抄本注

姓字按作子姪是也

扶疑狀訛上當有之字舊抄本空一格當在弟字下

此引作罪或是異本當以我罪汝絕句今呂覽作我醉文選思元賦注引同

弟扶邑丈人布之市醉而歸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醉而譙其子曰吾為汝父也豈為不慈哉我罪汝道苦我何故其子伏而觸地曰孽無此事也其父信之曰謔是必奇鬼我故聞之明日復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日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返也遂往迎之丈人望見之拔劍而刺之

韓詩外傳曰人死曰鬼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血歸於水脉歸於澤聲歸於雷動則歸於風眠歸於日月骨歸於木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膏歸於露髮歸於革呼吸之氣歸復於人

淮南子曰蒼鵠作書鬼夜哭

野上抄本空一格

弟字上抄本空一格

董仲舒五行逆順曰人君簡宗廟不禱祀則鬼夜哭  
風俗通曰汝南周翁仲初為太尉掾婦產男及為北海相  
吏周先能見鬼署為主簿使還致敬於本郡縣因吉之曰  
事訖臘日可與小男俱待祠主簿事還翁仲問之對曰但  
見屠人弊衣蠶髻而踞神座持刀割肉有衣冠青墨綬數  
人彷彿堂東西不進不知何故翁仲問妻曰何以養此子  
姬天怒曰君常言兒體質聲氣喜學似我公欲死為作狂  
語翁仲具告之祠祭如此姬乃泣涕言昔以年長無男不  
自安實以女易屠者之男裨錢一萬此子年已十八遣歸  
其家迎其女女嫁為賣餅者妻後適隴西李文思文思官  
至南陽太守

抱朴子曰按九門記及青靈經言人物之死俱有鬼也馬  
鬼常時以晦夜出行壯如炎火

玄中記曰姑獲鳥夜飛晝藏蓋鬼神類衣毛為飛鳥脫毛  
為女人名為帝少女一名夜道一名鈎星一名隱飛鳥無  
子喜取人子養為子人養小兒不可露其衣此鳥度即取  
兒也荊州為多昔豫章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  
鳥匍匐往先得其毛藏之往就諸鳥諸鳥各走就毛衣衣  
之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以為婦生三女其母後令女  
問父知衣在積稻不得衣以飛去後以衣迎三女得衣亦  
飛去

神異經曰東北方有鬼星石室三百戶而共一門石榜題

曰鬼門晝日不開至暮即有人語有青火色

又曰南方有人長三二尺裸形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鬼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一名貉遇者得之投溷中乃死旱灾銷也

又曰西方深山有人焉長尺餘祖身捕鰕蟹惟不畏人止宿喜依火以炙鰕蟹伺人不在而盜人鹽以食蟹名山捺其音自叫人常以竹着火中灼輝而山捺皆驚犯之令人

寒熱此雖人形亦非人所居

齊諧記曰廣陵王瓊之為信安令在縣忽有一鬼自稱姓蔡名伯喈或復談論誦詩書知古今靡所不諳問是昔察邕不荅云非也與之同姓耳問此伯喈今何在云在天上

或下作仙人飛來去受福甚快非復疇昔也

論衡曰上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生而執畏居

王韶之始興記曰邕水內有一處曰龍口甚神明經退莫

敢居視船載什物置之不守可經月人及鳥獸无犯者

淮地記曰按古嶽瀆經云禹治水止桐栢山乃獲淮澗水

樽善應對言語辨淮之淺深源之遠近形若備候竽鼻高

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天力逾九象禹受之庚申

頸鎖大鐵鼻穿金鈴從淮之陰鎖龜山之足進水乃安流

注于海

華陽國志曰周滅後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冰能知而

文地理謂汶為天彭門髣髴若見神遂水上立祠三所喪

江作壩穿郫江以行舟船又溉灌三郡於是蜀沃野千里  
號爲陸海天下謂之天府也水又作石屏五頭以厭水精  
時青州有深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會江至南安觸山崖  
水脉漂蕩破害舟舡水乃發卒鑿平崖時水神怒水乃操  
刀入水與神鬪迄今蒙其澤

漢武故事曰上祀太時時常光明照長安城如月光上以  
問東方朔此何神也朔曰此司命之神總鬼神者也上曰  
祠之能令益壽乎對曰皇者壽命懸於天司命死能爲也  
郡國志曰陵州仁壽縣有陵井出鹽井傍王女祠初女无  
夫後每年取一少女人擲置井中若不送水即竭又蜀郡  
西山有大蟒蛇吸人上有祠號曰西山神每歲土人莊嚴

一女置祠旁以爲神妻蛇輒吸將去不尔即亂傷人周氏  
平蜀許國公宇文貴爲益州總管乃致書爲神媒合婚姻  
擇日設樂送王女像以配西山神自送之後無復此害

魏文帝列異傳曰袁祀時有神出河東號度索君人共立  
廟兖州蘇士母疾往禱見一人着白布單衣高冠冠似魚  
數尺以告聖卿曰此肅霜之神効之出來瘦形如奴送書  
京師朝發暮反作使當千人之力

又曰東昌縣山有物形如人長四五尺裸身被髮髮長四  
六寸常在高山巖石間住喑啞作聲而不成語能嘯相呼  
常隱於幽昧之間不可恒見有人伐木宿於山中至夜眠  
後此物抱子從澗中發石取鰕魚就人火邊燒炙以食時

人有未眠者密相覺語齊起共突擊便走而遺其子聲如  
人啼也此物使男女群共引石然後止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三

據宋板舊抄本校計九頁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四

鬼神部四

鬼下 七空四

異苑曰廣州治下有黃文鬼出則為祟所著衣拾皆黃至  
人家張口而笑必得疫狀長短無定隨離高下自不出已  
十餘年土俗畏怖惶恐不絕

又曰陸机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師時夕皇道左若有民居

因往逗宿見一年少神姿端楷其能無以明抗機知綿古

今總驗名實此年少不甚欣解既曉便去機稅駭逆旅逆

旅姬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墓耳機乃怪

張然還睇昨路空野霾雲拱木蔽日知所遇者信王弼也

抄本端下字一  
格其能云三男  
提行

又曰晉宣王誅王陵寢疾日見陵來賈逵亦為崇少日遂  
薨初陵被執經賈逵廟呼曰賈梁道土陵魏之忠臣及末  
嘉之亂有覲宣王宣滌泗云國家傾覆是曹爽夏侯玄訴  
寃得伸故也

又曰夏侯玄為司馬景王所誅宗人為之設祭見去來靈  
坐土腕頭於膝取食物酒載之屬以內頭中畢還自安頭  
而言曰吾得請於帝矣子元無嗣也

又曰謝靈運以元嘉五年忽見謝晦手提其頭來坐血色  
淋漓不可忍視又所服豹皮裘血淹滿篋及為臨川郡飯  
中數有大虫謝遂被誅

又曰世有紫始古來相傳云是人妾為大婦所妬誣以穢

事相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是入以其日作其形夜  
於廁間或猪欄邊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曹夫亦婦曹即其  
大婦也小姑可出戲投者查重便是神未奠設酒果亦查  
羌輝耀有色即跳躁不已能占衆事卜未來蚕桑又善射  
鈎好則大彗惡即仰眠平昌孟氏恒不信躬試往投自躍  
穿帳頂而去永失所在也

世說曰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嘗夜在月中坐臨風鳴彈忽  
有一人形器甚偉著械有慘色在中庭稱善便與共語自  
云是嵇中散謂賀云卿手下極快但於古法未備因授以  
廣陵散賀遂傳之于今不絕

又云阮脩字宣子論鬼神有無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以

為無曰今見鬼者云着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  
耶論者服焉

列異傳曰南陽宗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曰誰鬼曰鬼  
也鬼曰卿復誰定伯欺之言我亦鬼也欲至宛市鬼言我  
亦欲至宛市共行數里鬼言步行大極可共迭相担也定  
伯乃大喜鬼便先擔定伯數里鬼言卿大重定伯言我新  
死故重耳定伯因復担鬼鬼畧無重如是再三定伯復言  
我新死不知鬼悉何所畏鬼答曰唯不喜人唾於是共  
道遇水定伯曰命鬼先渡聽之了無聲定伯自渡漙上聲  
鬼復言何以作聲定伯曰新死不習渡水耳勿怪行欲至  
宛定伯便担鬼至頭上急持之鬼大呼声咋咤常下不復

有脫誤

聽之徑至宛市中著地化為羊便賣之恐其便化乃唾之  
得錢千五百乃去于時名定伯賣鬼得錢千五百

又曰任城公孫達甘露中為諫郡卒官將欽兒及郡吏數

十人臨喪公達有五為止諸兒以次教戒兒悲哀不能自勝乃慰

之曰四時之運猶有所終人物短脆悲哀不能自勝當無窮如此數千語

皆成文章兒乃問曰人死皆無知人人聰明殊特獨有神

靈耶荅曰存亡之事未易可言鬼神之事非人知也索紙

作言辭義滿紙投地云封書與魏君宰幕有信來即以付

之其幕君宰果有信來

又曰其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死人相見同郡人婦死

已數年聞而生見之曰願令我一見死亦不恨道人教其

...

見之於是與相見言語悲喜恩情如生時良久時乃聞鼓聲遂別而去

搜神記曰漢九江何敞為交趾刺史行部到蒼梧暮宿鵠奔亭夜未半有一女子從樓下呼曰妾本居廣信縣脩里人早失父母無兄弟嫁與同縣施氏薄命先死有雜繒百二十疋及婢致富一人妾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之傍縣賣繒從同縣男子王伯賃車牛一乘載繒妾來車致富執轡乃以前年四月到亭外時日暮行人斷絕不敢復進因止致富暴得腹痛妾之亭長舍乞漿火而亭長襲壽操刀戟至車傍問妾曰夫人何從來車上所載丈夫何在故獨行妾應曰何問之壽持妾臂曰少年愛有色真可樂也

妾懼怖不應壽即持刀刺脅下一瘡立死又刺致富亦死壽掘樓下合埋妾在下婢在上取財物而去殺牛燒車車缸及牛骨貯在亭井中妾既冤死痛感皇天無所告訴故來自歸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立汝何以驗女子曰妾上下著白衣青絲屨皆未朽也妾姓蘇名娥願訪鄉里以散骨歸死去敞乃馳還令吏捕捉考問具服問廣信縣與娥語合壽父母兄弟捕繫獄敞表壽常律殺人不至王旅然壽為惡隱密經年王法自所不免令鬼神訴者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明鬼神以助陰教

又曰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獵戲見麋便射中之麋列而起充逐之



不竟遠忽見道一里許高門瓦屋四周有如府君以此繫廬門中鈴  
下唱客前有一人投一襖新衣曰府君以此繫即充便着  
已進見少府謂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近得書為君索  
小女為婚故相近耳便以書示充父亡時充雖小然已識  
父手跡便歎歎無復辭便勅內廬即已未即可使女郎莊  
嚴至黃昏內白女郎嚴竟催語充君可至東崔婦下車立  
席頭共拜時為三日畢崔謂充曰君可歸去女若生男當  
以相還生女當留養勅外嚴卓送客充便辭出至家母見  
問其故克悉以狀對別後四年三月克臨水戲忽見傍有  
續車作塵作浮既而上岸四坐皆而充往開其車後尸見  
崔氏兒與三歲男共戲女抱兒以還克又與金盃忽然不

見充後乘車入市賣盃具有識者有一婢識此還白大家  
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氏女郎棺中金盃大家即崔氏  
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如婢言乃語充曰昔我姨姊少府  
女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盃者棺中可說得此果末充  
以事對此兒亦為悲咽賞還合母母即令諸充迎兒還諸  
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復以充之貌兒盃具驗姨母曰  
我外甥也即字温休温休者是幽婿也遂成令器歷郡守  
其後植子毓有名天下

又曰臨川間諸山有妖物來常因大風雨有聲如嘯能射  
人有頃便腫大毒有雌雄雄急而雌緩急者不過半日間  
緩者經宿其方人常有以求之小晚其死俗求之名曰刀

又白藥生膏從路婦未  
至家數里見路有新  
婦從藥求寄載行下  
里新婦謝去謂言我夫使  
也含在婦家感君  
載故相謝言荷之曰不得  
不燒君快去我後行日中  
必發大言急行至家  
使出其財物明日中  
來大大發

勞鬼

又曰永白郡不常縣有禁水水有毒氣唯十一月十二月可渡渡涉自正月至十月不可渡渡輒病殺人其氣有惡物不見其形作聲如有所投擊中木則拆中人則害人俗名鬼彈文士博曰左思初作蜀都賦曰鬼彈飛丸以礪礪後又改易無此語

又南中八部志曰永昌郡有禁水水有惡毒氣中物則有聲中樹木則折名鬼彈中人則奄然青爛

又曰邛周式當至東海道逢一使持一卷書求下寄載行十餘里謂式曰吾甦有所過留書寄船中慎勿發之去後式盜發視書皆諸死人錄下條有式名須臾吏遠式首道

視書吏怒曰故以相告而勿視之式叩頭流血吏良久曰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今日已去還家三年勿出門可度也勿道見吾書式還不出已二年餘家皆怪之鄰人卒父怒使吊之式不得已適出門便見此吏吏曰吾今汝三年勿出令而奈何吾求汝不見連年為得鞭杖今已見汝無可奈何三日中當相取也式還涕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毋晝夜身相守涕泣至三日日中時即死

續搜神記曰淮南胡茂回能見鬼雖不喜見而不可止後日至揚州還歷陽城東有神祠中正值民將至祝視視之漬吏謂即鬼叱曰上官來迸走出祠去回顧見二沙門來入祠中諸鬼兩兩三三相抱持在祠邊草中望沙門皆怖

慎須更沙門去鬼皆還祠中回於是遂奉佛

又曰王伯陽家在京日家東有大家傳是魯肅墓伯陽歸喪乃平其墳以葬後數年伯陽白日在聽事見一貴人乘平肩車將從數百人往來坐謂伯陽曰身是曾子敬安家在此二百許年君何致毀壞身家因自左右何不舉手左右牽伯陽下牀以刀還築之數伯而去登時絕死良久乃蘇其處皆發疽潰尋死

又曰魯稽句章人東野還暮不及門見路傍小屋燃火投宿止有一少女不設身丈夫共宿呼隣人家女自半夜共彈箏篋戲歌曰連綿葛藤一縷復一縷汝亦知我姓陳名阿登明至東郭外有賣食母在市中此人寄坐因說昨

證言定為青州刺史  
著無鬼神論甚精  
能居後書生請位談  
及鬼論書生乃極衣而去  
曰君絕我筆卷三千  
餘年以君有青牛  
奴所以未得相因今奴  
報牛已死今得相制  
絕而失來自俗亡

夜所見毋聞阿登驚曰是我女近葬於郭外

又曰施續為尋陽督能言論有門生亦有理意嘗秉無鬼論忽有黑衣白袷來言及鬼客詞屈曰僕便即鬼何以言無使來取君門生駿苦求之鬼問以似君者不門生云施續下都督與僕相似鬼許之俄而督紐

卸得名南康記曰山都形如崑崙人通身生毛見人輒閉眼張口如笑好在深澗中翻石覓蟹噉之

又曰木客頭面語聲亦不全異人但手脚爪如鈎利高

岩絕峰然後乃之能斫傍著樹上聚之昔有人欲就其買磅先置物樹下隨量多少取之若合其意便將去亦不橫犯也但終不與人面對交語作市死皆知殞斂之不令

人見其形也葬柳法每在高岸樹杪或藏石窠中南康三  
管代船兵往說親親葬所葬倡之節雖異於世聽於風林  
响聲類歌吹之和義熙中徐道覆南出遣人伐榜以裝舟  
艦木客乃獻其傍而不得見

述異記曰南康有神名曰山都形如人長二尺餘黑色赤  
目髮黃被之於深山樹中作窠窠形如堅鳥卵高三尺許  
內甚澤五色鮮明二名杏之中央相連土人云上者雄舍  
下者雌窠傍悉開口加規體質虛輕頗作木筒中央似鳥  
毛為褥此神能化隱身罕覩其狀蓋木客山獐之類也贛  
縣西北十五里有古塘名全公塘上有大梓樹可二十圍  
樹老中空有山都焉葉宋晉元嘉元年縣治民哀道訓道虛兄

化上抄本空一格

第二人伐倒此樹取窠還家山都見形謂二人曰我處荒  
野何豫汝事巨木可用豈可勝數樹有我窠故伐倒之今  
當焚汝宇以報汝之無道至二更中內外屋上一時火起  
令宅蕩盡

志怪曰會稽郡常有鬼長數丈腰大數十圍高冠玄衣  
郡將吉凶跋于雷門示憂喜之色謝氏一族憂喜必告弘  
道未遭母難數月鬼晨夕來臨及後轉吏部尚書拊掌三  
節舞自大門至中庭尋而遷問至

又曰夏侯弘忽行江陵逢一大鬼投弓戟急走小鬼數百  
從之弘畏懼下路避之大鬼過後捉一小鬼問此是何物  
曰廣州大殺弘曰以此矛戟何為曰以此殺人若中心腹

者報死中餘也毒不至於死弘曰治此病者有方小鬼曰殺  
烏鷄薄心即差弘曰今欲行何鬼曰當荆楊二州爾待二此  
州皆行心腹病略無不死者弘在荊州教人殺烏鷄薄之  
十得八九今中惡用烏鷄自弘之由也  
本草曰梟桃在樹不落者殺百鬼也

張衡東京賦曰度索作梗守以毒壘神荼副焉對操漆毒  
上古有神荼与鬱壘昆弟二人能執鬼度朔山鬼所出入

太平御覽卷之八百八十四

據宋板舊抄本校計八頁

妖異部一

妖異部一

惟

春秋潛潭巴曰異之為言惟也謂先發感動

左傳莊公曰初內蛇與外蛇闢於鄭南門之中內蛇死六  
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  
忌其氣啖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  
常則妖興有妖也

又文公曰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

聲姜薨毀泉臺

又襄六月或叫於宋太廟曰嘻嘻出出

鳥鳴

數下抄本空四格

鳥鳴三字括有脫注

按天公所引乎字下有  
小注疑此原亦有之傳  
劉脫落故此處空格  
下文跳行

于臺柱如曰諳諳甲午宋大灾伯姬卒

又哀上曰有雲如衆赤鳥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

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

若榮之可移於令尹司馬

國語曰李桓子穿井獲如土阜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

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

石之怪變蝸蝸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

張璠漢紀曰梁冀池中船無故自覆後被誅

後漢書曰彭寵自立為燕王多見變怪堂上聞蝦蟇聲在

爐火下鑿地求之不得後為奴所殺

魏志曰鉅鹿張臻正始中載鴻鳥巢門辨告門人曰

夫戴鴻鳥巢門陰此凶祥也人能琴作詩句而卒

又曰朱建平善相相應璩曰君年六十二位為常佐先此

一年當獨見一白狗也璩年六十一為侍中直內省忽見

白狗衆人悉不見方是併急遊見飲讌自娛年六十二

卒

具志曰諸葛瑾征淮南有孝子著綠衣入其閣中令外

誌問曰不自覺入時守備亦悉不見後恪遂被誅

晉書曰齊王罔輔政有一婦人詣大司馬問求寄產吏誥

之曰我截緒便去耳言畢不見明年罔誅

王隱晉書曰王凌居幽州有狐居凌府門中翟雄入所事

遂為石勒所殺

此與下條若等之  
云云誤跳行抄  
本同

蝸蝸下抄本  
怪曰云云誤行

張璠條上抄本  
空行

張下抄本  
一格

晉書曰趙王倫篡時有雉飛入殿中自太極東階上殿驅  
之更飛西鍾下有頃飛去又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昏不知  
名異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其服劉鳥倫使錄小兒  
并鳥閉置空室明旦開視戶如故並失人鳥所在倫目上  
有瘡時以為妖焉

又曰温嶠旋于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  
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火須臾見水族覆水音形異狀或  
乘重馬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已曰與君幽明道別何  
意相照也意甚惡之至鎮未旬日因齒疾而卒

北齊書曰趙群王獻奏後主云和士問開不宜居內出士為  
兖州刺史太后欲晉晉還百曰獻正色不許獻出夜方見

一人長可丈五尺當門向床以臂壓王良久遂甚惡之  
而明日被誅

沈約宋書曰蕭思話在青州嘗所用銅斗覆在菜厨下忽  
於斗不得二死雀思話歎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既  
而被繫

宋書曰劉敬宣嘗夜與寮屬晏空中有投一隻甚禱於坐墜  
敬宣食盤上三尺五寸已經人着耳鼻間並欲壞填之而  
敗喪

易洞林曰吳興太守袁玄瑛當之官筮卦吉凶曰法至官  
當主赤蛇為妖不可殺至果有赤蛇在銅虎符石函上蟠  
玄瑛摘殺之其後果為賊徐馥所害

四字涉左行而行抄本

唐明皇雜錄曰李適之既貴且豪嘗列鼎前以具膳羞一且庭中鼎躍出相闕家僮告適之適之乃往其所引酒自誓而聞亦不解鼎耳及足皆樂明日適之罷知政事俄為李詩甫宅屢有妖所陷貶宜春太守而終

又曰李林甫宅屢有妖怪其南北隅溝中有火光火起或有小兒持火出入林甫惡之奏於其地立嘉猷觀林甫之疾也晨起盥盥將入朝命取書囊即常時所要事目也忽覺額重於常持者開視之即有二鼠出焉投下於地即變為蒼狗雄目張牙仰視林甫命弓射之殷然即滅林甫惡之不踰月而卒

世說曰衛瑾永熙中家人炊飯隨地盡化為螺出足而行

瑾終見誅

列異傳曰中山王周南正始中為襄邑長鼠從穴中出在廳上語曰周南汝以其月某日當死周南不應鼠還穴中至期復史冠憤絳衣而語曰周南汝日中當死周南復不應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訖鼠遂顛蹶而即失衣冠周南使卒來取視之如常鼠耳

搜神記曰漢武大始四年十月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中蛇鬪孝文廟十邑中蛇死後二年秋有衛太子事自趙人江充起

又曰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知其特篡漢謀舉義兵兄宣節授諸生滿堂群鵝鴈數十在中庭有狗從外入噬之



皆死救驚之皆斷頭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後數日莽夷其三族

又曰魏司馬太傅討公孫淵父子先時淵家有犬著赤幘絳衣襄城北市生肉有頭目無手足而動搖曰者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

又曰吳時廬陵王亭重屋中常有鬼物宿苦輒死自後使官莫敢入舍丹陽入應大者膽武至使廬陵便入亭止吏啓不可應不聽盡遣所將人還外持一口大刀至三更間有扣閣者應遙問是誰答云部郡相聞應使進相聞去須臾扣閣者如前曰府君相聞應復使進者皂衣又去應前是人了無疑也須臾復扣閣言邵府君相請應乃知大鬼

持刀仰之見三人皆盛衣服俱進坐畢府君者便與應談談未畢而部郡既應皆後應顧以刀擊中之府君不坐走應追至亭古墻下及之所傷數下應還卧蓬曙將人往尋之見血跡追皆得之云稱府君者是老稀部郡是老狸自後遂絕

又曰夏侯藻好病困特請淳于智卜有一狐當門向之嗥喚藻愕遂馳詣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嗥處樹下啼哭令家人怪大小畢出一人不出啼哭勿休然後其禍僅可救也藻如之毋亦扶疾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崩又曰淳于智字叔平濟北人性沉深有惠義自為書生善易高平劉來夜鼠齧其左手中指意甚惡之以問智智為

筮之曰鼠本欲殺君而不能當相為使之反死乃以朱書其手腕橫文後三寸為田字辟方一寸使夜露手以帥其夜大鼠伏死手前

又曰東湯湯留寵字道和居于姑孰每夜門庭有血數升不知所從來如此三四後寵為折衝將軍見遣北征將行而炊食悉變為虫寵遂北征軍敗於墮墮丘為徐龕所煞

續搜神記曰廣州有三人共在山中伐木忽見石窠中有貳卵大如升取煮之始湯熱便聞林中如風雨聲頃更有行一蛇大十圍長四五丈徑來於湯中御卵去三人無幾皆死

又曰代郡張平者符堅時為賊帥自號并列刺史養一狗名曰飛鸞形若小驢忽夜上廳事屋上行行聲如平常未經年果為鮮卑所逐敗走降符堅未幾便死

又曰新治治更謹母病兄弟三人悉在白日侍疾常燃火忽見帳帶自卷自舒如此數四頃更聞牀前狗聞聲其當舉家共視了不見何鬼一死人頭在地頭猶有忽血兩眼尚動甚可憎惡其家怖懼夜不持出門既積即於後園中瘞之明日往視之出土上兩眼猶示即又理之後且亦復出乃以塿頭埋合理之不復出也日其母遂亡

異苑曰謝文靜於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銜謝頭來又乃失所在婦具說之謝容無易色是月而薨

又曰安固李道豫元嘉中狗當路眠豫蹠之狗曰汝亭死

何以蹋我經年豫死

又曰晉惠帝羊后將入官衣中忽有火光自後蕃臣邁兵洛陽失御后為劉曜所嬪

又曰劉在朱方人安人不得共話若與之言人必遭禍唯及身死疾唯一士謂無此理偶值人有也塞耳劉聞之忻

然而往目說被謗有能見明答云舉世雷同何足卹須更火發資畜服玩當盡於是舉世號為留鶴鷓鷃遇諸途皆

門車走馬掩目奔避劉亦杜門自守歲時一出則人驚散過於見鬼

又曰太原王徽之字伯猷元嘉四年為兖州刺史在道有客命索酒炙言未訖而炙至徽之取日割終不入投地大

怒少頃顧視向炙已變為徽頭矣驚愕反矚目觀其首在

空中揮霍而沒

又曰檀道濟元嘉中鎮尋陽十二年入朝與家分別雀瞻城闕歔歔逾深識者是知道濟之不南旋也故時人為其

歌曰主人作死別荼毒當奈何濟將去舟所養孔雀來御其衣驅去復至此數焉以十三年三月伏誅

又曰武昌戴熙家道貧陋墓在樊山南古者云有王氣宣武恒武伏威西下停武昌令鑿之得一物大如水牛青色

無頭脚時亦動搖所刺不陷仍縱著江中得水便有声如雷向發長熙後嗣淪胥殆絕

又曰烏陽葛輝夫義熙中在父家宿至三更有兩人把火

又曰張仲舒元嘉七年七月  
中晨夕間見聞問問亦  
赫然後至不忍兩終羅  
於其庭廣七分長五六  
寸皆受紙繫之紙廣長  
亦與羅等紛紛甚狀紛  
焚之舒宿暴疾而死  
又曰張仲舒初在中行  
帽忽自脫仍乘空如人所  
著及倫母及月期亦酒在  
几上須臾下地覆還登床  
尋而弟竟絕後伏誅

空揮霍而沒

至堦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變蝴蝶墳紛飛散有一物衝輝夫腋下便倒地少時死

述異記曰郭中產宅在江陵批把寺南宋元嘉中起齋室以竹為窓檣竹遂漸生枝葉長數丈鬱然如林仲產以為吉祥及孝建中被誅

又曰嘉興朱休之元嘉中兄弟對坐大向休之蹲視二人而笑搥

頭語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可柰汝明年何其家斬犬<sup>榜首</sup>路側至梅花時兄弟相聞<sup>聞</sup>弟戟傷兄收繫皆死

又曰宋大明中頓立縣令劉順酒酣晨起見榻牀上有一

聚凝血如覆盆形劉氏武人了不驚怪乃令擣齏親自切血染齏食之棄其所餘後十許載至元徽二年為王道隆所害

又曰周登之家在都宋明帝時統諸靈廟甚被恩寵母謝氏奉佛法太始五年夏月暴雨有物形隱煙霧垂頭屈廳事前地頭頸如大赤鳥飲庭中水登之驚駭謂是善神路之汲水益之飲百餘斛水竭乃去二年而謝氏亡七後半歲明年帝崩登之自此事遂衰敗

又曰朱驃騎大將軍河東柳元景大明八年少帝即位元景乘車行還使人在中庭洗車轅晒之有颶風中門而入直來衝要明年而闔門被誅

幽明錄曰吳地寺申終祚道人卧齋中鼠從坎出言終祚後數日當死終祚呼奴令置大鼠云亦不畏此且大人戶必死大至果尔終祚嘗為商開戶謂鼠曰汝正使我欲富貴耳今既遠行勤守吾房勿令有所零失時桓温在南川禁殺牛甚急終祚載數萬竊買牛皮還東皆之得一十萬還時室猶闔也都無所失其性亦絕自是稍富

又曰石虎時太武殿圖賢人之像頭忽悉縮入肩中

又曰義興周超為謝晦司馬在江陵妻許在家業還見屋裏月光一死人頭在地血流驚恠即便失去後超被法

又曰元嘉九年南陽樂假嘗在坐忽聞空中有人呼其夫婦名其急半年乃止殊自驚懼後數日婦屋後還忽舉體

衣服總是木一月而大婦相繼病卒

又曰諸葛長民富貴後嘗一月或數十日輒於夜眠中驚

起跳跟如與人相打狀毛脩之嘗與同宿駭擗不達比意

視視之良久民告毛此物奇健非我无以制之良曰是何

物長民曰我正見一物甚黑而手脚不分明少日中多夕

來輒共聞深自驚懼焉屋中柱及椽桷間悉見有蛇頭令

人以刀懸砍應刀隱滅去輒復出悉以紙裹柱桷紙向較

我如有行聲

又曰劉感在吳時長郡縣有一女忽夜乘風雨恍惚至郡

城內自覺去家正一炊頃不小沾濡曉在上求通信我天

使也府君宜起迎我當大富貴不尔必有凶禍劉問所來

亦不知自後二十許日劉果誅

又曰桓温時參軍夜座忽見屋梁上有一伏兔切齒向之

兔來轉近引刀砍之見中正兔而實反傷脉流血

甄異記曰徐州人吳清以太元五年被差征人殺雞求福

置鷄頭在拌中忽然而鳴其後破賊賊帥郗寶臨陣乾死

于時殭尸狼藉莫之能識清見一人着白錦袍疑是主帥

便斬以聞推校之乃是實以功得為清太守越自行蜀假

蒙榮位雞之妖更為祥

桓譚新論曰呂仲子婢死育女四歲數來為冰頭浣濯道

士云其家青狗為之殺之則止陽仲亦言所知家嫗死忽

起飲食醉後而坐祭牀上如是三四家益厭苦其後醉行

壞垣得老狗便打死殺之推問乃里頭沽家狗

玄晏春秋曰新安寺有槐而鵲巢之雄雞奪而棲焉未得

將寄次于野縣其空乎夏五月丙申隼卒喪次于縣空縣

之賈誼鵬鳥賦曰誼為長沙大傅有鵬飛入誼舍止于坐

隅鵬似鴉不祥鳥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五

據宋板舊抄本校計九頁

前空四行

永下抄本  
空一格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六

妖異部二 上卷二

鬼魄 上卷三

鬼魄 上卷五

精 上卷二

易上繫曰精氣為物遊竟為變

韓詩外傳曰秦與有說人也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於水上招竟續魄拂除不祥故詩人顧與所說者俱往觀也禮記檀弓下曰延陵季子適其反也其長子死葬于贏博之間既封左祖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日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竟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

又禮運曰體魄則降智氣在上死者北首生者南嚮

又曰作其祝號玄酒以祭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鬼魄是謂莫合

又郊特牲曰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形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又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鬼也者鬼之盛也

左傳昭曰二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猶能為鬼乎子

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能生陰陽魄曰用物精多則魂

魄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疋夫疋婦其魄鬼魄猶能憑依

於人以為淫厲况良宵乎

又昭公曰宋公宴飲使招子右坐語相泣也樂和佐退而

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其皆此乎吾聞之可哀而樂皆不

禮今茲君與叔孫是謂魂魄魄去之何以能又

孝經援神契曰情者魂之使性者魄之主情生於陰以計

念性於陽以理契

王肅喪服要記曰魯哀公葬其父孔子問曰寧設魂衣乎

哀公曰魂衣起苑荆於山之下道逢寒死友哀往迎其尸

魂鬼神之寒故作魂衣吾父生服錦綉死於衣被何魂衣為

史記曰高祖謂沛父兄曰遊予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

歲之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也

晉典書曰東海王越死哀痛越棺柩被焚乃招魂葬越於

丹徒中宗以為非禮乃下詔曰夫家以臧刑廟以安神今

世招魂葬者是埋神也其禁之

太平御覽

卷

八百八

卷

二

及下抄本堂五格衣往云男提行

越下抄本堂一格

既生魄 強死 此條顛倒錯亂 以朱線乙正



淮南子曰天氣為魂地氣為魄

又曰魂問於魄曰道何以為體魄曰以無有體魂曰無有無形也魄曰無有何得而問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者白虎通曰魂魄者何謂也魂猶佗佗行不休也少陽之氣故動不息人為外魄者猶迫然著人也此少陰之氣象金石著人不移也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迫也性以治內精神者何謂也精者靜也太陰施化之氣也象水之化須待任生也神者恍惚太陰之氣出入無間

抱朴子曰師言欲求長生當勤服大藥欲得通神當金水分形形分則自見其身三魂七鬼而天靈地祇皆下接山

川之神皆可役也

又曰太乙召魂魄丹法取吾石封之以太一泥卒死三日以還者折齒內一丸以水送之入喉活活者皆見使者持節召之

又曰人無賢愚皆知已身之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去術家有錄之人法盡去則典禮有招魂之義此之為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於終身莫或自聞見之者豈可不聞見復言無乎

又曰軫星逐鬼張星拘魂東井還魂也

異苑曰新野庾寔妻榮陽毛氏女義熙中五月曝曬席忽見女在席下荐上以驚惶便滅女貞形在別牀如故不旬

日而天也仲夏忌<sup>舉</sup>牀筵茲驗矣○襄陽耆舊記曰羊公  
與鄒潤甫登峴山垂泣曰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  
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滅無聞不可得知念此  
使人悲傷我百年後魂魄猶當登此山

十洲記曰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地洲上有大樹與楓木  
相似華葉香聞數百里名此為反魂樹叩其樹樹亦能自  
声声如牛吼聞之者皆心震神駭大耳根心在玉釜中煮  
取汁更微火熱煎之如黑飴令可丸名驚精香或名之為  
震靈丸或名之為友生者或名之為鳥精香或名之為却  
死香一種五名斯靈物也香氣間數百里死尸在地聞仍  
活

博物志曰援神契云五岳之神堅固瀆之精仁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主人生命之長短

王子年拾遺錄曰融臯山上有醮魂相言食者死更生

楚辭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下憐哀屈原然而斥棄憂

愁山澤竟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

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與其

覺悞而還之也

又招魂曰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離散汝

筮與之使筮其所宜而與招魂使復其精

精上堂四

又曰諸葛恪為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

手引人恪令民去故地精參佐問之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

兩山之間有神如小兒名曰僊諸人未之見也

異苑曰天門張某與村人共獵見大樹下有蓬菴似寢息

處而無煙火須臾一人形長七尺毛而不衣負數頭猿與

語不訓將歸閉之十斜目後送著先處孫皓時臨海得毛

精如人而有毛此蔣山精

幽明錄曰漢武帝與群臣宴未央宮方噉黍臠忽聞語曰  
老臣尋覓不見梁上有一公長八九寸拄杖僂步帝問之  
公下稽不言曰仰視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見問東方朔朔  
對曰其名爲藻蕪水木之精也夏巢林冬潛河陛下興造  
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視屋者殿名未央也俯視脚  
者脚足也願止於此也帝爲此暫止少時幸河渚聞水底  
有絃歌之聲着膳芬芳前梁上及年少數人縵衣素裳皆  
長八九寸凌波而出或有挾樂器者帝命坐於食案上老  
公曰老臣前昧死歸訴蒙陛下即息斧斤全其居宅不勝  
欣躍故私相賀耳便治而絃歌聲小大無異於鳥長毛此

人而清婉繞梁帝欣悅勸酒乃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  
如一脂帝又曰可思以珍異見貽老公顧命取洞穴之裏  
一人下波淵底倏忽還得一大珠數寸明耀絕世俄而公  
等忽然而去東方朔曰螺殼中是蛟髓以傳面人令好顏  
色又女子草在中用之產易

雷坎宗豫章記曰永嘉末有大蛇長餘十丈斷道經過者  
蛇輒吸取吞噬已數百道士吳猛與弟子殺蛇蛇死而蜀  
賊杜弢滅

玄中記曰千歲樹精爲青羊萬歲樹精爲青牛多出遊人

間事具

又曰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三蟹夜出晝藏人不能

六之即光  
卷之八  
百八十八

見但聞其聲千歲蟾蜍食之

又曰玉精為白虎金精為車馬銅精為僮奴鉛精為老婦  
博物志曰山有夔其形如鼓一足澤有委蛇狀短轂長轅  
見之者霸昔夏屬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  
也

白澤圖曰廁之精名曰依倚青衣特曰杖知其名呼之者  
除不知其名則死築室三年不居其中有小兒長三尺而  
無髮見人則掩鼻見之有福火之精名必方狀如鳥一足  
以其名呼之即去木之精名彰侯將如黑狗無尾可烹而  
食之千載木其中有虫名曰賈誦狀如豚食之如狗肉味  
又曰上有山林下有川泉地理之間生精名曰必方狀如

陰陽變化之精名岱委其狀如生王所美女衣青衣見之  
以挑戈刺之而呼其名則得金之精名倉狀如豚居人家  
使人不宜妻以其名呼之即去水之精名罔極象其狀如  
小兒赤色大耳長爪以索縛之則可得烹之吉

又曰故門之精名野狀如朱儒見人見拜以名呼之宜飲  
食

又曰故宅之精名揮文

又曰山冕其狀如蛇一身兩頭五采文以其名呼之可使  
取金銀

又曰故廢丘墓之精名曰元狀如老役夫衣青衣而好杵  
舂以其名呼之宜朱穀

又曰故道徑之精名忌狀如野人以其名呼之使人不迷  
又曰道之精名作噐狀如丈夫善眩人以其名呼即去

又曰故池之精名意狀如豚以其名呼即去之

又曰故井之精名觀狀如美女好吹簫以其名呼之即去

又曰絕水有金者精名曰侯伯狀如人長五尺綵衣以其  
名呼之即去

又曰故臺屋之精名兩貴狀如赤狗以其聲呼之使之自  
明

又曰左右有石水生其間水出流千歲不絕其精名曰喜  
狀如小兒黑色以名呼之可使取飲食

又曰三軍所載精名曰賓滿狀如人頭無身赤目見人則

轉以其名呼之即出

又曰故水精名忌狀如人乘車蓋日馳千里以其名呼之  
可使入入水取魚

又曰丘墓之精名狼鬼善與人聞不休為桃弓棘矢司以  
鷄羽以射之狼鬼為聽風脫履投之不能化

又曰故市精名曰毛門其狀如困無手足以名呼之即去  
又曰室之精名僕龍如小兒長一尺四寸衣黑衣赤幘大

冠帶劍持戟以其名呼之即去

又曰山之精名夔狀如鼓一足而行以其名呼之可使取  
虎豹

又曰故牧弊池之精名曰髡頓狀如牛頭則見人則逐人

以其名呼之則去

又曰夜見堂下有小兒被髮走忽見惡之名曰溝以其名呼之則無咎

又曰百歲狼化為女人名曰知女狀如美女坐道旁告狀夫曰我無父母兄弟丈夫取為妻三年而食人以其名呼之則逝去

又曰故溷之精名曰卑狀如美女而持鏡呼之使人知愧王子年拾遺錄曰劉向校書天錄專精不倦

人植青藜之杖時夜已暗乃吹其端爛然火出因以照向則戶內如燈燭也向與言三代以前帝王興亡之事如自見也及說陰陽運數起滅之狀授向五行洪範之文向稱

錄古通七百引作祿下有閣字

按今本拾遺記祿下無閣字空自乃夜有老人云

問其姓名對曰我太一之精生天地圖讖聞子好學下而

觀焉

抱朴子曰萬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託形以惑人唯不能於鏡中易形耳是以古人入山道士皆以明鏡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

又曰山之精形如小兒而獨足尾向後喜來犯人入山谷聞其音聲笑語其名曰較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一名曰超空亦可兼呼之

又曰有山精或如鼓色赤一足其名曰揮又或人長九寸衣裘帶笠名曰金累文或如龍而五色未有名曰飛龍見之皆以其名呼之不敢為害

又曰山中大树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雲陽以其名呼之即吉

又曰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鉄精也見秦人者百歲木精也山水之間見吏者曰四激以其名呼之則吉

又曰山中寅日有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軍者狼也稱令長老狸也卯日稱文夫者兔稱東玉父者麋也稱西上母

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也稱時君龜也午日稱三公者

馬也稱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麀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鄉者孩也酉日稱將軍者老鷄也

稱賊捕者雉也稱人姓字者犬也稱滅陽公者狐也亥日

臣君者猪也稱婦人者金玉也子曰稱社者鼠也稱神人

者伏冀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知其肉則不能為害

又曰山川石水井灶灣池猶有精氣人身之中亦有鬼魄

况天地為物物之大者於理當有精神有精神則宜賞善

罰惡但其体大網疏不必機發而應耳

御覽 卷八百八十六

據宋板舊抄本校計九頁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七

妖異部三

重生

上卷三

變化上

左傳宣上曰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續漢書曰獻帝初平中長沙人姓恒死月餘其母聞棺中

有聲發之遂生陰為陽下人為上其後曹公由延廐起

又曰武安四年武陵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病物瘞於城外

數里也巳四十日行人聞其塚中有人聲便語其家客往

視聞娥聲出之遂活

吳志曹曰孫休永安四年吳民陳焦死埋六日更生穿土

中出

前趙錄曰麟嘉元年大將軍東平王約卒一指猶暖遂不殯殮至申戌乃蘇言見淵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

唐書曰貞元中翰林待詔戴少平死十六日復生

建康實錄曰昔方士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言執麾將士將往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恒盧衡等諸山既而遣歸

葛洪神仙傳曰上蔡嘗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九藥與服以水含捧其頭搖消之食頃即開目動手顏色如故漸服半日能起坐四日後能語遂復常

搜神記曰晉武帝世河間郡有男女相悅許相配適既而男從軍積年父母以女適人無幾而憂死男還悲痛乃至冢所欲哭之敘哀而已不勝其情遂發冢開棺即時蘇活因負還家將養數日平復其夫往求之其人還曰卿婦已死天下豈聞死人復活耶天賜我非卿婦也於是相訟郡縣不能決以讞廷奏以精誠之至感於天地故死而更生常理之外非禮之所處刑之所裁斷以還開冢者

又曰漢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收女子趙春病死既棺斂六日出棺外自言見死人及父曰年二十七不當死太守譚以聞說曰至陰以為陽下人為上其後王莽篡位又曰晉咸寧中瑯琊須畿待病就醫張嗟自治死於嗟家

家人迎喪旒每遶樹木不可解送喪者或為之傷乃言曰  
我壽命未應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无  
葬我也父拊而祝之曰若尔有命復當更生豈非骨肉所  
願今但欲還家不葬尔也旒乃解還家乃開棺形骸如故  
微有人色而手爪所刮摩棺材皆傷於是漸漸氣色以縣  
欣瀝口能咽遂与出之久久飲食稍多能開目視瞻屈伸  
手足然不与人相當不能言語飲復猶使人如此者十餘  
年家人相供護不復得操事其事弟弘都絕棄人事躬侍  
養以知名州黨而稍更衰劣卒後還死

又曰建安中南陽賈隅字文合得病卒亡死時有吏將詣  
太山同名男女十人司命閱呈謂行吏曰當召某郡文合

來何以召此人促遣令去時日暮治下有禁不得舍遂至  
郭門外大樹下宿有好女獨行無伴文合問之曰子似衣  
冠家何為步行姓字為誰女曰我三河人也父見為易陽  
令昨錯召來今得遣去遂逼田暮惧獲瓜田李下之譏望  
君之容似類賢者是以停留依憑左右合曰悦子文之心  
願交歡於今夕女曰聞之諸姑婦人以貞專為德潔白為  
称文合与相反復終無動志天明別去文合死已再宿停  
當歛視其面有色摸心温半日聞蘇文合將驗其事遂至  
易陽問其令則女父也從之因問令某月某君女寧卒亡  
而生耶具說女姿顏服色言語相反覆本末令入問女与  
文合同大驚乃以女配文合

又曰臨海松陽人柳榮從張悌拒晉軍病死舡中二日時  
軍以上岸無埋之者忽然大呼言人縛張帥聲激揚遂活  
人問之言上天北斗門下見卒人縛張軍帥門下人怒榮  
叱遂使去榮惧怖口餘聲發揚其日悌截死

續搜神記曰武帝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葬  
郡城北後有張世之代為郡世之男子長年二十侍從在  
郡中夢一女年可十七八顏色不常自言前府軍女不幸  
早亡會今當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就如此五六夕忽然  
晝見解衣服薰香殊絕遂為夫妻寢息衣皆有污如處女  
焉後仲文婦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聞入室中見此  
女一隻履存于牀下取之啼泣呼言發冢持履歸以示

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君死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  
兒具陳本末李張並謂可恠發棺視之女体生肉顏姿如  
故右脚有履左脚無也自後遂死肉爛不復得生後夕女  
來曰夫婦情至謂偕老而無狀忘履以致竟露不復得生  
万恨之心當復何言泣涕而別

又曰東平馮孝將為廣陵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  
殿中夢夜見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前太守徐玄方女北  
海人不幸早亡來至今四年為鬼所枉殺案錄當年八十  
餘听我更生要當有所依憑乃得生活又應為君妻能從  
所陳免活不馬子荅曰可示与馬子尅期當出至期日林  
前地髣髴如人正与地平令人掃去愈分明始悟是所夢

與

見者遂屏除左右人便漸漸出次復面出一炊頃形体尽  
出馬子便令坐對榻上陳說語曰竒妙非常遂鳥馬子宿  
息每戒云我尚虛君當自節問何可得出荅曰出當得本  
生日生日尚未至遂徃徃殿中言語声音人皆聞女計生  
日女至具教馬子出已養之法語畢拜去馬子從其言至  
日以丹雄鷄一隻黍飯一盤清酒一升醊其喪前去殿十  
餘步祭訖掘出開示女身完全如故徐徐抱出着氈帳中  
唯心下微暖口有氣令婢四人守養之常以青羊乳汁瀝  
其兩眼開口能咽粥清漸能語二百日中杖起一暮之後  
顏色肌膚氣力悉復乃遣報徐氏上下盡來選吉日下禮  
娉為三日遂為夫婦二男一女長子字元度永嘉生勅為

妻

祕書郎小男敬度太傅掾女適濟南劉子彥徵士延世之  
孫也

又曰襄陽李除病死中時其婦守尸至夜三更中掘然起  
坐脫婦臂上金馴甚邊急婦因助脫得手執之還卧伺察  
之至曉下心更暖遂漸漸得蘇既活云吏將其去比半甚  
多見有行貨得免婦者即許吏金馴吏還取故婦取以与  
吏吏得剗便放還令見取剗去不知何得猶在婦亦不敢  
復着衣士呪埋之

幽明錄曰瑯琊人姓王忘名居錢塘妻朱氏以太九年病  
亡有二孤兒王復以其年四月暴死下三日而心猶暖經  
七日方蘇說初死時有二十餘人皆烏衣見錄錄去到朱  
門白壁狀如宮殿吏朱衣紫帶去冠介幘或所被着悉珠  
玉相連結非世中儀服復前見一人長大所着衣狀如雲  
氣王向叩頭自說婦已亡餘孤兒尚小无柰何便流涕此  
人為之動容云汝命自應來以汝孤兒特与三年之期王  
又曰三年不足活兒左右有一人語云俗尸何癡此間三  
年世中是三十年因便送出又三十年王果卒  
博物志曰漢末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塚者宮人猶活既  
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念錄着宮中常置左右問漢時宮

陸士異林曰鍾繇掌教  
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  
問其故云常有婦來鹿  
美非凡問者曰必是鬼  
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  
即前步外絲問何以  
曰公有相殺意繇曰无  
此動動呼之乃曰繇意  
恨恨有不忍心然所之  
傷解婦人即出以新絲  
拭血竟路明使人尋跡  
之至一大家木中有婦  
好入形体如生衣青綉  
衫丹綉袖襦傷解  
以稱禮中絲拭血

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緒及郭后崩哭泣過遂死

又曰魏大司馬曹休所說中郎將謝璋部曲義平奚農息女

年四歲病死故埋藏五日復生太和三年七月詔令休使

父母持送女來視之其四年三日病死四日月埋藏至八

日同墟人採桑間見啼声即語儂妻往復視兒生生活今

能飲食如常

### 變化

禮記月令曰仲春鷹化為鳩季春田鼠化為鴽季春雉鳴

為蜃季秋雀入大水為蛤孟冬野雞入大水為蜃

左傳昭二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

淵

春秋潛潭巴曰女子化為丈夫賢人去位君獨居丈夫化

為女子陰氣淖小人聚

漢書曰哀帝建平中豫章男子化為女子嫁人為婦生一

子長安陳鳳言此陽變為陰將亡繼嗣自相生之象一男

嫁為人婦生一子將復一世乃絕

續漢書曰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為龜入于深淵

其後時出見初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

又曰建安二十年越雋有男子化為女子時周祥言哀帝

時亦有此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獻帝封于山陽

國語曰趙簡子歎曰雀入海化為蛤雉入于淮化為蜃龜

鼉魚鼈莫不能化為人不能悲夫

鴻範五行傳曰魏襄王十三年張儀詐得罪於秦而去相  
魏將為秦而欺奪魏君是歲魏有女子化為丈夫者天若  
語魏曰勿用張儀陰變為陽神將為君是時魏王亦覺之  
不用張儀儀免去歸秦魏無害紀年曰周宣王時馬化為  
狐

山海經曰姑媯之山帝女焉其名曰女化為萑草其葉成

其葉黃其實如菟丘服者婿於人為人所婿愛一名荒夫草

又曰炎帝之女娃遊於東海溺而死化為精衛其壯如鳥

常啣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

又曰鍾山其子鼓其狀人面龍身是為欽殺葆江于崑崙

之陽帝乃戮之鍾山之日崦岸欽化為鸚鵡亦化為駿鳥

又曰夸父與日競走渴飲河渭不足死於大澤未至道死棄其杖化為邓林

又曰邢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羊之山乃以乳為目  
以齊為口操干戚以舞是為無首民

又曰太室嵩高成陽西啟母化為石鳥

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為鯤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

而為鳥其名曰鵬

又曰列子行食於道反見百歲髑髏捷蓬而指曰唯余與  
女知而未嘗死而未嘗生也種有幾得水則為斷得水土

之際則為蠅蠖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易則為鬱棲則為

鳥足鳥足之根為蛭蝓其葉為蝴蝶蠟膏也化而為虫生

於灶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駒掇駒掇十日而化為鳥其名

為乾餘胥乾餘胥之沫為斯彌為食醢願輅生乎食醢黃

魏先害云抄本已提行

草下抄本空一格



覲食醢黃覲生乎九猷九猷生啓芴啓芴生乎腐蠶腐  
蠶生乎羊奚羊奚比乎不尊父竹不尊父竹生於青寧青  
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返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  
入於機

此言一氣而万形有  
变化而無死生也

又曰長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

又曰馬血之為燐也人血之為野也大鷄之為鷓鴣之為  
布穀布穀之復為鷓也燕之為蛤也田獵之為鶉也老菲  
之為荒也老耄之為猿也獮魚卵之為虫也此皆物之變  
者

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七

據宋板舊抄本校計七頁

前後無空行

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八

妖異部四

變化下

莊子曰夫曰鴟之相見睥子不運而風化蠱雄鳴於上風  
雌應之於下風而風化

淮南子曰夫歷陽之都一夕反為湖勇力聖智與怯不肖  
者同命

又曰有牛哀者病七日而化為虎兄啓月而殺入哀搏殺  
之

又曰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為雛鷺毛者為駒犢軟者  
為皮肉堅者為齒角人不怪也水生蚌蜃山生金玉人不

於下抄本空  
一格

淮南子修下抄  
本空二行

怪也老槐生火火血為磷人弗怪也水生岡象木生畢方  
井生墳羊人怪之聞見鮮而所識淺也

論衡曰天地不交日月不易星辰不沒正也人受正氣故  
軀大變為男化為女女化為男由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也  
應政為變非常怪也蜻螿化為復育轉而為蟬蟬生翼翼  
不類蜻螿凡諸蜚類多化也

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一軍及化君子為援為鵠小人為  
蟲為沙

又曰案老子玉策松脂入地千年變為茯苓茯苓千年變  
為琥珀千年變為石膽石膽千年變為威喜千歲之狐豫  
知將來千歲之豹變為好友千歲之猿變為老人

又曰伍被記八公造淮南王安初為老公不見通源史皆  
成少年又墨字五行書云墨子能變形易貌坐在立亡感  
面則成老人含笑則成女子踞地則成小兒

博物志曰化民食桑二十七年以絲自裹九年死

又曰吳王江行食膾棄於中流化而為魚今魚有名王  
餘者長數寸大如筋猶有膾形

又曰無脊民穴居食土無男女死埋之其心不朽百年還  
化為人

又曰埋蜻蜓頭於西向戶下則化成青鐵

又曰江漢有羆人能為虎俗云羆虎化為人好着葛衣其  
足無種有五指者皆羆也越皇國之老者時化為虎寧州

南見有此物

王子年拾遺錄曰崑崙者西方曰須彌山最下層有螭潭  
百里多龍螭皆白色千歲一脫其五藏潭側有五色石云  
是白螭之腸化爲此石

又曰因墀國去王都十六萬里有解形之民放其身於空  
潭老使頭飛於南方坎使左手飛於東方坎使右手飛於  
西方自齊以下兩足狹立至暮頭還於體兩手不至遇疾  
風吹兩手於北海玄州上化爲五足之獸則一指爲一足  
也

蜀王本紀曰蜀王之先名蚕叢後代名曰栢濩後者名魚  
鳧此三代名數百歲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頗隨王化去王

獵至前便仙去今廟祀之於前時蜀民稀少後有一男子  
子名曰杜宇從天墮止朱提有可女子名利從江源他井  
中出爲杜宇妻宇自立爲王號曰蜀王治汶山下邑郫化  
民徃徃復出望帝積百餘歲荆有一人名鼈靈其尸云去  
荆人求之不得鼈靈尸至蜀復生蜀王以爲相時玉山出  
水君堯之洪水望帝不能治水使鼈靈决玉山名得六處  
鼈靈治水去後望帝與其妻通帝自以薄德不如鼈靈委  
國授鼈靈而去如堯之禪舜鼈靈即位號曰開明音帝生  
盧保亦號開明天爲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蜀山王死五  
丁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號曰石井千人不能動萬人  
不能移蜀王據有巴蜀之地本治廣都後徙治成都秦

惠王時蜀王不降秦秦亦無道出於蜀也王徙萬餘人傳  
獵褒谷卒見秦惠秦惠以金一笥遺蜀王蜀王報以禮禮  
物物盡化為土秦王大怒臣下皆再拜賀曰土者土地秦  
當得蜀以秦王恐亡相見處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王  
以為金便令五丁拖牛成道致三枚於武都秦道乃得通  
石牛之力也武都人有善知蜀王者將其妻女適蜀王居  
蜀之後不習水土欲歸蜀王愛其女愛之乃作伊鳴之聲  
六曲以舞之或曰前武都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好蓋山  
之精也蜀王取以為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蜀王留之無  
幾物故蜀發即於武都担土於成都郭中葬之之蓋地數  
畝高七丈號曰武担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於是秦王知

蜀王好色乃獻美女五人於蜀王愛之遣五丁迎女還至  
梓潼見一大蛇入山穴中五丁共引地山崩壓五丁五丁  
大呼秦王五女及送迎者上化為石蜀王登臺望之不來

名五婦猴臺蜀王親埋作冢皆致方石以誌其墓

列異傳曰昔番陽郡安樂縣有人姓彭世以捕射為業兒  
隨父入山父忽蹶然倒地乃變成白鹿兒悲號追鹿超然  
遠逝遂失所在兒於是不提弓終身至孫復學射忽得一  
白鹿乃於鹿間得則家七星符井有其祖姓名年月分明  
視之恍惚乃燒去弧矢

又曰武昌新縣北山上有堽夫石狀若人立者傳云昔有  
貞婦其夫從役遠赴國難婦携幼子餞送此山立堽而形

化爲石

丹陽記曰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寒之毋年八十因浴於後湖化爲鼈

搜神記曰千歲之雉入海爲蜃百年之雀入江爲蛤千歲龜龜能與人語千歲蛇斷而復續百年之鼠能相數卜之至也春分之日鷹變爲鳩秋分之日鳩變爲鷹時之化也故腐草之爲螢也朽之爲蚕也麥之爲蚨蝶也羽翼生焉眼目成焉心知出焉自無知而化爲有知而氣易也鶴之爲鷹也蛇之爲鼈也蚕之爲蝦也不失其血氣而形性變也

又曰土蜂名曰螟蟻今世謂之螟蟻腰之類也其爲物純雄而無雌不交不產常取桑虫之子而育之則皆成巨子焉

又曰麥之爲蝶由於濕也尔則萬物之變皆有以也農民止麥之化者區之以灰聖人理萬物之化者濟之以道

又曰南方有落頭民其頭能飛其種人部有祭祀號曰蠱落故因取名焉吳時將軍朱桓得一嫂每夜卧後頭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窗中出入以耳爲翼將曉復還如此傍人惟之夜中照視唯身無頭其體微冷氣息裁厲乃蒙之以被至時頭還礙被不得安兩三墮地噫咤甚愁而至休氣急狀若將死乃去被頭復起傳頭有頃平和桓以爲巨怪畏不敢畜乃放還之既而詳之乃知天性也時南征

大將亦往往得之又嘗有覆以銅盤者頭不得進死  
又曰昔者高陽氏有同產而為夫婦帝殺之於崆峒之野  
相抱而死神鳥以不死草復之七年男女同體而生二頭  
四足于是為蒙雙氏

續搜神記曰尋楊縣北山中蠻人有術能使人化作虎  
毛色爪牙悉真虎鄉人周聊有一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婦  
及妹亦與俱行既至奴與二人云汝且上高樹視我所為  
如其言既而入草渚更見一大黃班虎從草出奮迅吼喚  
甚為可畏二人天怖良久還草中少時復還為人語二人  
曰歸家慎勿道後遂向等輩說之周得知乃以淳酒飲之  
令熟醉使人解其衣服及身體事事詳視之無所異惟於

髮齒得一紙書作大虎尾邊有符周密取錄之奴既醉  
頃問之見事已露遂具說本末云先嘗於蠻中告糴有一  
蠻師云有此術以三尺布數升米糶雄雞一升酒受此法  
又曰清河宋士宗母以黃初中夏天於浴室裏浴遣家中  
子女盡出戶獨在一室中良久家人不解其意於壁穿井  
闕不見人正見木盆水中有一大鼈遂開戶大小悉入乃  
與人相承當先著釵獨在頭上相與守之積日轉懈遂  
自投出戶外其去甚駛逐之不及遂便入水後數日忽還  
巡行宅舍如平生了無所言而去時人謂士宗應行喪治  
服士宗以母形雖變而生理尚存竟不治喪與江夏黃母  
相似

異苑曰豫章郡吏易拔義熙中受番家違道不及召遣追見拔言語如常亦為施設使者催令往東拔因語曰汝遺我面仍見眼目角張身有黃班便結一足徑出門去家先依山為居室林麓變成三足大虎所堅之脚即成其尾又曰邵陵高平苗秀以元嘉三年無故入山經日不還其兒根生尋覓見躡空樹中從頭毛生色如熊問其何故荅云天譴我如此汝但自云哀慟而歸踰年伐山人見之其形盡為熊矣

又曰符堅建元年中長安樵人於城南見金走白堅堅遣載取倒化為銅鼎入門又變成大鐸

異物志云東海有虎錯魚皆化虎上岸食人即吳都賦所

謂沉虎潛鹿也越雋河有魚皆人形而着冠幘俗語曰故沒郡人皆悉變而為魚也

又曰司馬軌之字道愛善射雉太元中將媒下翳此媒屢雉野雉亦應試令尋覓所應者頭翅已成雉半身後故是

蛇晉中朝武庫內忽有雉時人成謂為怪張司空云此蛇之所作耳即搜除庫中果得蛇蛻

又曰元興二年衡陽雌雞化為雄八十日冠萎後桓玄篡八旬而敗

又曰龍安中有青雌雞化而為赤雄尾都變冠彩皆具唯不能鳴

幽明錄曰宜陽縣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十餘人為

又曰太元中洛南人入一枚竹  
中央蛇形已厥校葉如故吳  
郡桐廬縣言初餘道竹  
一宿見竹化雉頭頭及就  
身猶未化亦竹為蛇  
為雉也

司馬軌之條下  
抄本空一行

主示抄本空  
一格

長沙賊所攻時娥負器出汲於溪聞賊至走遂正見塢壁已破不勝其哀與賊相格賊縛娥驅出溪邊將殺之溪際有大山石壁高數十丈娥仰天呼曰皇天有神不我為何罪而當如此因奔走向山山高開廣數丈平路如砥群賊亦逐娥入山山遂崩合泯然如初賊皆壓死山裏頭出山外娥遂隱不復出娥所汲器化為石形頭似雞土人曰號曰雞山其水為娥潭

齊諧記曰義熙四年東陽郡大朱縣吳道宗少失父單與母居合道宗收債不在隣人聞其屋中砰礧之聲闕不見其母但有烏斑虎在其室中鄉曲驚怕恐虎入食其母便鳴鼓會人共往救之圍宅突進不見其虎但見其母譖如

常不解此意見還母語之曰宿罪見追當有變化事後一月日便失其母縣界內虎災屢起皆云烏斑虎百姓患之發人格擊之殺數人後人射虎中膺并戟刺中其腹然不能即得經數日後虎還其家故床上不能復人形伏床上而死其兒號泣而葬其母如法朝夕哭臨

又曰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陸縣薛道詢年一十二少來了了忽得時行病瘥後發狂百治救不痊乃服散狂走猶多劇忽失踪跡遂變作虎食人不可復數有一女子樹下採桑虎往取食之食竟乃藏其釵釧者山門後還作人皆知取之經一年還家為人遂出都仕官為殿中令史夜共人語忽道天地交恠之事道詢自云吾昔嘗得病狂發遂化





凡田獸者掌其政令又天官下曰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  
凡療獸病灌而行之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瘍  
灌而劑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獸之有病者有  
蕩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又天官上曰內饗辨腥醢醢醢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病  
羊冷毛而羸羶犬赤股而躁膝鳥醜色而沙鳴豕育眈  
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股臂痿又夏官上曰服不氏長養猛  
獸而教授之凡祭祀共猛獸又秋官下曰穴氏掌攻蟄獸  
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具其珍異皮革又園人掌游園之獸  
集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又司馬職曰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群司馬振鐸車

府下空三格  
又天官云多提行  
瘍下空五格  
之下空三格  
凡上空九格  
食之之下空五格到  
底

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送大獸公之小獸私之  
又曰東北曰幽州畜宜四擾西北曰并州畜宜五擾  
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沈澁於天下草  
木暢茂禽獸繁植五谷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  
於中國

又曰東北曰條上空  
三行  
西字上空三格  
擾字另二行

列子曰東方有國人數解六畜語蓋偏智之所得

呂氏春秋曰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  
道者為帝得地之道者為王公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  
王公乃使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  
以為旌召之不來徜徉於野以為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

山

又曰故享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近幾然則王者有嗜乎理義也

又曰季秋之月菊有黃華豺祭獸戮禽戮殺也

淮南子曰猛獸不群鷲鳥不雙

又曰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

凡毛者生於庶獸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肉者勇敢而擇

又曰鳥排虛而飛獸蹶實而走也

抱朴子曰稱虞史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猪也稱食長者老

狸稱丈人者兔稱東王父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稱三

公者馬也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麀也稱人君者候也稱

九卿者核也稱將軍者馬也稱姓字者犬也稱陽城公者

狐也

齊卞彬禽獸決錄曰羊性淫而狼猪性卑而犂拘性險而

出皆指斥當時貴勢羊淫狼謂呂文顯猪卑犂謂朱隆之

狗險出呂文度也

異苑曰水康舒壽夫與同里獵於遠山羣犬吠深成異而

看之見樹下有一老公長可三尺頭鬚蒙然面縐齒落通

身黃衣裁能搖因問為是何人而來此直云我有三女姿

容美兼多伎藝彈琴吟詩閑究五典舒夫等共縛束令出

女公曰我女仍居深房洞庭之中非自往嗔不可得也請

解我繩當呼女也獵人猶不置俄而變成一獸黃色四獸

黃色四足其行似臯又復入狐頸長三尺頭生一角耳高

於頂面故類人舒夫等大惧狼狽於解倏忽失處

又曰東陽西寸七佛屋太元中龕下有一物出頭如鹿有

法獻道人迫而觀之於是吐味噴洒氣若雲霧至元嘉十

四年四月七日此頭復出尋覓集處亦無孔穴年年有聲

殷若小雷

猛獸 上至五

十洲記曰漢武帝時月支國獻猛獸一頭形如犬子似狸

而色黃帝恠其羸細禿悴門使者何謂猛獸使者對曰猛

獸生崑崙食氣飲露帝使使者令猛聲發忽叫如天雷霹

靂之聲猶牛羊馬豕犬之屬皆驚駭以付上林苑徑上虎

頭濁虎口去十許步虎目明日失使者及猛獸所在

博物志曰魏武伐踰頓經白狼山逢獅子使格之殺傷甚

衆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入狸上帝車輓上師子將至便跳

上其頭師子伏不敢起遂殺之得師子兒還來至四十里

雞犬皆無鳴吠也

後周書曰楊忠嘗從太祖狩於東門忠獨當一猛獸左挾

其腰右拔其舌太祖葬之此臺謂猛獸為掩于因以字之

獅子 上至五

說文曰虓獅子也

爾雅曰狡狴如獅子食虎豹

穆天子傳曰狡狴日走五百里郭璞注曰獅也食虎豹

東觀漢記曰陽嘉平疏勒國獻獅子封牛獅子形似虎正

黃有鬣兒犬尾端茸毛大如斗

司馬虎續漢書曰章和元年安息國遣使獻獅子符之形似麟而無角

魏略曰大秦國無盜賊但有獅子為害行道不羣則不得過也

宋書曰宗慤以為外國有獅子陽邁頃國來逆以具裝前後無際慤以為林邑王范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

象果驚奔眾因遺亂遂免

林邑

蕭子顯齊書曰王敬則晉陵南沙人也母為巫生則而抱素色謂人曰此兒有鼓角相敬則年長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獅子後位至太尉尋楊公

唐書曰隋大業中有波斯胡人牧駝於俱紛摩他那之山忽有獅子從地踴出人語謂之曰此山西今有三穴穴中有兵器汝可取之穴中有刀及槊刀甚多石上有文教反叛於是糾合亡命渡桓暢水劫商族其眾漸盛遂割據波斯境自立為王波斯沸菴各遣兵討之及為所敗其王姓太倉名噉密模賦白云有國已三十四年歷三王矣

又曰中宗朝天石國使請獻獅子姚疇上疏陳曰獅子猛獸唯止食肉遠從碎葉以至神都肉既難得極為勞費陛下以百姓為心慮一物有失鷹犬不蓄漁獵惣停不殺以闡大慈好生以敷至德凡在翔飛蠢動莫不感荷仁恩豈容自菲薄於身而厚資給於獸求之至理必不然矣疏奏

遷停此使

十洲記曰緊窟州在西海中申未地面各方三千里北接崑崙二十六里有獅子辟邪鑿齒天鹿長牙銅頭鐵額之

獸

宋炳獅子擊衆圖序曰梁伯玉說沙門釋僧吉云嘗從天竺欲向大秦其間惡聞數十里外哮噉之聲驚天怖地頃之但見百獸率走踰地至絕而四巨象虓馬而至以鼻捲泥自厚塗數盡數噴偶立俄有獅子三頭見於山下直搏四象崩血若濫巨象樹鼻

姬法顯記曰阿育王精舍後立石柱作獅子柱內而邊有佛像內外映徹淨若琉璃有外道論獅子與沙門爭此住

獸

宋炳獅子擊象圖序曰梁伯玉說沙門釋僧吉云嘗從天竺欲向大秦其間忽聞數十里外哮噉之聲驚天怖地頃之但見百獸率走踰地至絕而四巨象虓馬而至以鼻卷泥自厚塗數尺數噴鼻偶立俄有獅子三頭見於山下直搏四象崩血若濫巨象樹鼻像什

法顯記曰阿育王精舍後立石柱作獅子柱內西邊有佛像內外映徹爭若琉璃有外道論獅子與沙門爭此住處時沙門理居於是共誓此處若是沙門住處者當有靈驗作是言已柱頭獅子乃大鳴吼見證外道懼怖心服而還國史補曰開元末西域獻獅子至安西道中擊於驛樹近

井獅子哮吼若不自安俄頃風雷大至有龍出井而去  
虞世南獅子賦曰有絕域之神獸因重譯而來擾其為狀  
也筋骨糾纏殊姿異制闔臆修尾勁毫柔毛龜鈎爪踞牙戔  
鋒畜銳弭耳宛足伺間俯勢暨乎奮鬣砥脣倏來忽在  
目電曜發聲雷響豨虎吞貔裂犀分象碎隨兕於齧齧居  
巴蛇於指掌踐籍則林麓摧殘吼呼見江河振蕩服猜心  
與猛氣遂感德以依仁

麒麟

說文曰麒麟仁獸也馬身牛尾肉角  
春秋運斗樞曰機星得則麟生  
春秋保乾圖曰歲星散為麟

爾雅曰麟麇身牛尾一角

禮記運曰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實人不愛其情故麟在  
郊藪

詩國風麟之趾振振公子吁嗟麟兮

左傳曰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

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

之

家語曰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採薪於大野獲麟折前

左足載以車叔孫以為不祥棄之于郭外使人告孔子曰

有麇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而觀之曰麟也孰為來也孰為

來哉掩袂拭面涕泗沾衿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之

此行抄本空缺

採上堂二格

野下堂九空刻

獲上堂八格

使上堂八格

袂上堂三格

曰夫子何泣矣孔子曰麟之至也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是以傷焉

孔叢子曰叔孫氏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棄之冉有告夫子夫子將觀之泣曰予觀於人猶麟之於獸出而死其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因此幽憤作春秋焉

孝經右契曰孔子夜夢豐沛邦有赤煙氣起顏回子夏偕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之廟見芻兒捶麟傷其前左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汝來姓為誰兒曰吾姓為赤松子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吾所見一禽也如麀羊頭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發薪下麟孔子而蒙其

孝經修本行

耳吐三卷書孔子精而讀之

春秋演孔圖曰蒼之滅也麟不榮也麟木精也麒麟謂曰

無光

宋均注曰麟木精未生於水故曰陰木氣好土土黃木青故麟色青黃不榮謂見搜也麟龍沙陽精開作

尚書中候曰黃帝時麒麟在囿

毛詩義疏曰麟馬疋黃色圓蹄角有肉音中黃鍾二者至

仁則出

大戴禮曰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為之長

禮記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以為畜則獸不狘

呼厥反

漢書曰終軍從上幸雍獲白麟一角五蹄又有木枝旁出

輒復合上異之終軍對曰野獸并角明同本也眾枝內附

示無外也若此之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戴冠帶要衣裳

衣空格



而蒙至化者焉

東觀漢記曰王濬平吳被謗上表曰夫猛獸當塗其林恐

懼老臣脆弱敢不悚慄

何法盛晉中興徵祥說曰麟麀身牛尾狼頭一角黃色馬足也

晉載書記曰石虎時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季龍命司虞張昌往調之以駕芝蓋列乎充廷之乘

東觀漢記曰章帝時麟五十一見

又曰呂光入姑臧時至金澤縣百獸從之光以為已瑞以孝武大元十四年僭即三河王位

王國典畧曰徐陵東海剡人梁石右衛率擒之子母嘗夢

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上巳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携之以

候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

破卵則出郊

又曰王者德化旁流四表則麒麟游其囿

益邑月令童句曰凡麟生於火遊於土故修其母致其子

五行之精也視明禮脩則麟臻

孫卿子曰古之王者好生惡殺故麒麟遊其郊野

牟子曰昔人不識麟門人答曰麟如麟問者惡之曾見者

曰麟麀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震然而解

何法盛徵祥記曰麒麟者毛虫之長也仁獸也牡曰麒牝

日麟牡鳴曰遊鳴聖牝曰婦和夏鳴曰扶紡秋鳴曰  
說苑曰麒麟膚身牛尾圓頂一角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行  
步中矩折旋中規擇土而後踐位平然後處不羣居不旅  
行紛乎其質文也幽間則循循如也  
西京雜記曰五柞宮前有梧桐樓樓下皆有石麒麟二枚  
刊其為文詞是秦始皇驪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三尺東  
邊者前脚折北處赤如血父母謂其神皆含血屬筋焉  
抱朴子曰麒麟壽千歲

論衡曰蝗虫飛至萬里麒麟雖獻乃連闕而蝗為災麟為  
而連也

又曰儒者說麟為聖王來此言妄也章帝之時麒麟五十

一至章帝豈聖人也

楚辭曰使麒麟可得羈而繫兮又何以異乎大羊

班固兩都賦曰乃有九貞之麟大宛之馬

西京武昭王麒麟頌曰一角圓蹄行中矩游必擇地翔而  
後處不入陷阱不罹網罟無得而至謂之折股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

獸部二

獬豸

騶虞

兕

象

獬豸

說文曰獬豸似牛一角古者決訟命觸不直黃帝時有遺  
帝獬豸者帝問何食何處曰食薦春夏處水澤秋冬處竹  
箭松筠

神異經曰東北荒中有余如牛一角毛青四足似熊見人  
鬪則觸不直聞人論則咋不正名曰獬豸名曰任法獸

曰今御史法  
冠曰獬豸

論衡曰獬豸者一角之羊性識有罪臯繇治獄有罪者令羊觸之臯繇敬羊跪坐事之

田林子曰堯時獲獬豸緝其尾以為帝帳

唐書曰開元二十年有一角神羊產于京兆之富平縣肉角當頂白毛上捧識者以獬豸名之

騶虞 上堂四

說文曰白虎黑文尾長於身食自死之肉名曰騶虞有志信之德不食人

詩國風騶虞曰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化行則人命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

如騶虞則王道成也彼蒿者葭一發五犯于嗟乎騶虞

又草木虫魚疏曰騶虞即白虎也文黑尾長身不食生物

不履生草君王有德則見也尚書大傳曰文王由囚美里散宜生之於陵氏取怪獸尾

倍其身名曰騶虞以獻紂

山海曰騶虞如虎五色具一白尾長於身出孟山亦出鳥

鼠同穴山林氏之國日行千里東京賦曰圖

晉書曰隆安中新野騶虞見

宋書曰元嘉二十六年琅邪有白騶虞見二赤虎從之

犀

爾雅曰犀似豕郭璞注曰形似牛猪頭大腹畢脚有三蹄黑色二角一在鼻者食角也小而墮好

東觀漢記曰章帝元和元年日南獻白雉白犀

書紀年曰夷王獵于社林得一犀牛

韓詩外傳曰太史南宮括至義渠得駭雞犀以獻紂

戰國策曰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遣車百乘獻駭雞

晉書曰溫嘗深武邑至牛渚磯云其水多怪物燧犀角西照之見可形異狀或來衣乘車馬燧犀人曰与君坐明道別何苦相照

田保隆上抄本

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離騷曰淹芳正於腐棄駭雞於筐筥

范子許然曰犀角出南郡上價八千中三千下一千

淮南萬畢術曰犀角駭狐

抱朴子曰通天犀角有白理如縆者以盛米置群雞欲啄

米至輒驚故南人名為駭雞也得真角一人以上刻為魚

而啣以入水水常為開方三尺可得氣息水中已其角為

義道者得毒藥以此攪之皆生日沫無復毒物則無沫起

也通天犀所以能殺毒也為物食百草之毒及衆木棘歲

一解角藏於山中人以木如其角代之犀不之覺後年輒

復解

淮南萬畢術曰犀角駭狐

又曰水米至輒驚却故南人名為駭雞也得真角一人以

上刻

抱朴子曰通天犀角有白理如縆者以盛米置群雞欲

以為魚而御以入水水常為開方三尺可得氣息水中以

為角為義道者得毒藥以此攪之皆生日沫無復毒物則

無沫起也通天犀所以能殺毒也為物食百草之毒及衆

木棘歲一解角藏於山中人以木如其角代之犀不覺後

年輒復解

山海經曰琴古之山多白犀

蜀王本紀曰江水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在角中一

在市南下二在淵中以壓水精因曰石犀里也

林邑國記曰犀行過叢林下通使問口露齒前向直指棘

林自開

南州異物志曰犀如象火色黑頭似豪猪食草木也

南越志曰高州平之縣巨海有大犀其出入有光水為之

開

劉欣期交州記曰有犀角通天向水輒開犀出九德縣其

毛如豕蹄有三甲頭如馬有三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

萬鎮南州異物志曰犀有特神者角有光耀曜白日視之

如角夜暗之中理皆粹然光猶中出望如火炬欲知此角

神異置之草野飛鳥走獸過皆驚昔行野中見一死人為

鳥欲往啄之每至其頭輒驚走飛去恠而視之其頭中有

犀簪此角也

晉郭璞犀贊曰犀之為狀形兼牛豕力無不傾响無不靡

以賄嬰災困乎角倚

傳咸犀鉤銘曰世稱雞駭之犀有以此鈞見遺者為之銘

犀出九德縣其毛如豕蹄有三甲頭如馬有三角鼻上角

長額上角短

南州異志曰獸曰玄犀處自林麓食惟棘刺林兼五肉或

有神表露以角合精吐英望如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

兕

爾雅曰兕似牛

說文曰兕如野牛青皮其毛堅厚可為鎧蟠冢之上其獸多兕

詩曰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又曰匪虎匪兕率彼曠野

又曰既張我弓使我天殪彼大兕

春秋傳曰犀兕尚多棄甲則那

論語曰虎兕出于柙是誰之過與

國語曰平公射鵀不死使堅襄搏之失鵀公怒將

殺之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吾先

君居叔射兕于彼殪以為太甲以封為晉今君嗣吾先君

唐叔射鵀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耻也君其必速殺

之勿令遠聞君怵怩頗厚乃趣舍之

戰國策曰楚王遊於雲夢結駟千乘旗蔽日野大之起居

電兕虎雷霆有猛兕王彎弓而射發而殪發曰樂矣今之

遊千秋萬歲後之誰與樂此楚辭曰君王親發兮

兕呂氏春秋曰楚莊王時獵雲夢欲射殺隨兕者申公子培

王奪而射之王怒曰何其暴而敬也欲誅之左右諫

乃止不出三日子培病亡楚與晉戰于雨棠之地不勝賞

有功者子培之弟請曰人有功於軍旅臣之兄有功於車

下臣兄常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日故臣兄却而殺

之果有病死王乃檢故記果有之遂賞子培弟也

原下空一格  
不上下格  
使上下格  
夕下空二格

楚辭兮  
提行兮下空  
一格下空十  
格到下一行  
空行

刻下空一格

淮南子曰小國不闔於大國之間兩虎不闔於伏兕之旁  
論衡曰尚父伐紂渡孟津杖鉞呼曰蒼兕蒼兕按蒼兕水  
獸也善覆舟因令急渡蒼兕害汝河中有此獸時浮出一  
身九首人惡畏必能覆舟也謂之蒼兕

西都賦曰強兕逐麇

江賦曰水兕雷雷乎陽侯

曹洪與魏文帝書曰若奔兕之逐曾縞未足以喻其易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曰兕維壯獸似牛青黑力無不傾自

焚以革皮免武備角助文德

象

春秋運斗樞曰搖光之星散而為象

爾雅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

說文曰象長鼻牙南越之大大獸三歲一乳

左傳襄曰四象有齒以焚其身難也

又定上曰吳伐楚鍼尹固与王同舟王使勢燧象以奔吳

師

漢書大宛傳曰身毒國其人乘象以戰

漢書曰武帝元始二年南越獻馴象

吳志曰外國傳曰扶南王盤况少而雄傑聞山林有大象

輒生捕取殺之習乘騎諸國聞而伏之

又曰賀齊為新都太守孫權出祖道作樂舞象吳書曰權為齊曰令

是天下都中國使殊俗貢  
玃狡獸率儻非君而誰也



三國略曰周軍逼江陵梁人率步騎開批把門出戰初嶺南獻一象于梁至是梁王被之以甲負之以樓東刃於鼻令崑崙馭之以獸楊忠射之二象反走

隋書曰劉方授驩州道行軍總管經略林邑大業元年正月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繫走之師次閩梨江賊據南岸立柵方盛陳旗幟擊金鼓懼而潰既渡江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而至以弩射象象中瘡卸蹂其陣王師力戰賊奔於柵因攻破之俘賊馘萬計

唐書曰自永徽以來<sup>文</sup>車國累獻馴象凡三十有二皆秦於禁中頗有善舞者以備元會充庭之飾及德宗即位曰王者不尚異物不貴難得之貨今官用費而物性不得非

宜也悉放於荆山之陽

又曰高宗時周澄國遣使上表云訶伽國有白象首垂四牙身運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豐既有威靈又弭災患力兼十象強制百人以水洗牙飲之愈疾請發兵迎取以獻之上謂侍臣曰夫作法於儉其弊猶奢誰能制上政聖人越席以昭儉茅茨以誠奢書云珍禽奇獸不畜國作車知無益之源不可不遏朕安因奇象令其遠獻乃勞其使而遣之

山海經曰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

帝王世記曰舜葬蒼梧下有羣象常為之耕又云禹葬會稽福下羣象耕田

萬歲曆曰成帝咸康六年林邑王獻象一知跪拜文子云見象之牙知大於牛

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髦象之約

吳錄地理經曰九貞郡龐縣多象象山郡內饒之

江表傳曰孫權遣使詣闕獻馴象二頭太祖魏欲知其斤

重咸莫能出其理時鄧王冲尚幼乃白置象大船刻其所

至稱物以載之可知也太祖大悅即施行焉

又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象牙群臣以非禮欲不与孫權

勅付使者

論衡曰象耕鳥耘虛言也五帝三王皆有功德何獨於舜禹也蒼梧之地多象會稽衆鳥所居象自踏土鳥自食草土蹶草盡若耕耘也

又曰夫十圍之牛為牧豎所驅長仞之象為越童所鈎無便故也

蔣子萬機論曰莊周婦死而歌夫通性命者以卑及尊死生不憚不可於也夫象論見子皮無遠近必泣周何心哉博物志曰南海四象各有雌雄而其泥土著獨不飲酒食肉長史問其所以輒流涕若有哀狀

晉諸公讚曰晉將南越致馴象於臯陶中養之為作車黃門鼓吹數十人令越人騎之每正朝大會皆入堯庭帝行

土履草盡若耕耘

又曰夫十圍之牛為牧豎所驅長仞之象為越童所鈎無使故也

蔣子萬機論曰莊周婦死而歌夫通性命者以卑及尊死生不憚不可論也夫象見死皮無遠近必泣周何忍哉

博物志曰南海四象各有雌雄其一雌死有百餘日其雄泥土著身獨不飲酒食肉長史問其所以輒流涕若有哀

狀

晉諸公讚曰晉時南越致馴象於臯澤中養之為作車黃門鼓吹數十人令越人騎之每正朝大會皆入充庭帝行則以象車導引以試橋梁後象以鼻繫害人有司啓之而

殺象象泣血流地不敢動自後朝議以象無益於志悉送還越。

萬震南州日南傳曰秋南王善射獵每乘象三百頭從者四五千人

異物志曰俗傳象牙歲晚猶愛惜之掘地而藏之人欲取當作假牙潛往易之覺則不藏

沈懷遠南越志曰象牙長一丈餘脫其牙則深藏之削木代之可得不爾窮其主得乃已也

異苑曰會稽長茂字偉康嘗得大象以問萬推推曰當為太守而不能善夫象者大獸取諸其音獸者守也象以齒焚其身後必為人所殺茂永昌中為吳興太守值重教

值王敦問昇執正不移敦遣沈克滅之而取其郡

萬震南州異物意曰象之為獸刑躡特詭身倍數牛目不

逾狝鼻為口役望頭若尾馴良承教听言則詭素牙玉

潔載籍所美服重致遠行如立徒

野牛羣象  
王昭之始興紀曰伊水口有長州州廣十里平林府然有

法頸記曰藍國王得佛一分舍利起塔塔傍有池池中有

龍常守護有群象以鼻取水雜花香而來供養

後魏書曰乾陀國好征戰有象聞七百頭十人乘一象皆執兵杖象鼻持刀

嶺表錄異曰廣之屬郡潮循州多野象潮循人或捕得象  
爭食其鼻云肥脆尤堪作炙或云象肉有十二種象膽不  
附肝隨月轉在猪肉楚越之間象皆青黑唯西方弗林大  
食多白象又雲南豪族家多蓄象負重致遠若中國之牛  
馬漢使至其國馬象飾以金羈皆命節春乾符中占城獻  
馴象亦能蹈舞

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

據宋板舊抄本校計八百

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十

七

前空一行

